文季叢書



文化生活出版社

渝版文季叢書之十

衆神

靳以



文化生活出版社

目錄



人們

一

「……我一滴沉默着，為了使我的情感平復下去，我的心眞是許久都在激蕩之中。先是我覺得我自已被人侮辱了，我很氣憤也很悲傷；隨後使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那些隔閡，我就只有悲傷的份了；終於我全被牠那被生活磨平了的臉和奴隸的心打動了，我只是在可憐他，我看到他過得很好，以一切[illegible]都[illegible]得[illegible]洽當，那麼自滿自足地；抑使我的心[illegible]到疼痛，我[illegible]睛被一[illegible]體[illegible]住了，不斷地低聲反復着：「唉，唉，可憐的人啊！」從前[illegible]樣生活的了！忘記從前自已那副「人」的嘴臉了！難道你以為人[illegible]該用兩手兩腳在地上爬麼？都向着一塊骨頭就搖尾乞憐，過後就在同輩中什麼

也不厭地爭奪麼？……」

我不願意把那可厭的事實再如實地敍述一番，我生怕我不能忍耐，我只說出事件的梗概，一切你也許就能猜想得到了，我只是一個不羈的人，一切人爲的階段全不在我的眼中，我可以向着在上者咆哮，可是我對於那些謙卑的人物，被社會壓斷了脊背的，被人生的鞭子抽打得滿身浮腫的，被世界整個忽略了的，……我却顯出更大的恭順來。我不願意再在他們的身上增加不幸，相反地，我還願意把他們的不幸移些到我的肩上。我不是大聖大賢，我也不過是一個卑微的人物；我不是太陽，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火苗。我想取火者既然爲了人類忍受無限的痛苦，做爲人類之一的我，當然也要担起我的一份。因爲我粗壯，我也情願，所以我願意愉快地担起別人的苦痛的負儎。所以我待別人如我自巳的弟兄，對那些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伸出我熱情的雙手。我那張開的手是表出我熱情的擁抱的，我並不是想從別人的身上掠取什麼

，可是我所遇到的只是懷疑的眼光，不安的心情，[illegible]有的突然給我一擊，……

親愛的朋友，你想我該多麼傷心阿，這個打擊是從我們那不幸的弟兄處來的，是更使我傷痛的事！「為什麼呢？為什麼呢？」我反復地問着自己，可是我得不着滿意的回答，我是受傷了，我不得不在陰僻的處所舐着我自己的傷口，……

可是什麼使他們這樣子呢？我不承認他們是愚蠢，我更不承認他們是狡猾，如果人們一直都生活得好，他們就不會這樣粗暴地對待他們的弟兄。他們怕是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得長久了，丟失的比取得的多，漸漸他們也就「聰明」起來了，他們不再信任別人，隨時都在提防着，忘記了人類本來和善的天性。以為人和人見了面也該露着牙相向，在[illegible]才對於[illegible]和的人只以為是傻蛋，以為人只是從人生中取得些什麼，而不是供獻些什麼

，發現了這點可憐的，不正確的眞理便沾沾自喜，[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還眞的以爲人像狗一樣，在主人的面前就搖動着尾巴[illegible]
就同類相殘，……

你說，你說，這是公平的麼？於是他看見都[illegible]
起來[illegible]脚走路的便覺得很驚訝，[illegible]什麼眞理似的第一步便拋了[illegible]
的精神，[illegible]堅定他的推論，終於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illegible]謊話
定理，用不着不實的思想來妄自忖度，把一切的是非都掩蓋了，——更可悲
哀的是他還以爲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哩，可是他[illegible]
他還以將每個人的胸中都是一顆奴隸的心，[illegible]可是[illegible]
一點什麼也不覺得，照樣[illegible]
，唉唉！還有比這個再可憐的麼？

因爲他一點也不覺得[illegible]一個可憐的動物，[illegible]

來了……你家這麼一會總在我生存的一節時中，註定我有一個稱善的鄰居。他實在是一個年紀大些，至少在外面看來是如此。他是一個學者，他有五十歲了，五，個那兒亮的頭和那霜髮使他顯得像個尊敬的。他有一副高身材，穿著一副莊嚴的眼鏡，他時常拆太陽穴，可是他的身體不好。他是那麼謙虛和藹，每次遇我遇著他的時候，他都點著那麼一副笑容來招呼了我。有時我故意匆匆走過，不大或是低著頭走過去，我實在不願意麻煩他的好心，而且因為街上美麗的貨料們不佳，他那笑着的臉顯得那麼歪斜難看，我也實在不願意看的他的一份好意

中，他簡直是一個君子，為了他我都懷疑自己的經驗，因為我一向覺得過於謙虛過於注重禮節的人多半是虛偽，甚至還是很凶狠的。他可不，真是不

就是對於他那年輕的，并不美麗的妻子他也總是那麼和善。他真是我們鄰居中最値得稱讚的人。

而且，我這個孤另的人，因為一個人住在那裏，還得承他們的一份好意（或是說一份慈悲心腸）跟他們飲食相共。這使我更認清他們的美德了，他們對我那麼好，真是使我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呢！有時候我們也閒談的，他不大多說話，總是很注意地聽着，最初我也是沉默着，漸漸熱了起來，我就能說了。活在這個時代中，真是對牆壁也要說幾句話的。他們雖然不是牆壁，却也像牆壁那樣沉默着，在適當的時候微笑點頭。有的時候用我說過的話糾正我，——那我纔記起來他們真是留心地諦聽我那熱情的，無首無尾的談話。有時候他也要插進一兩句話來，他不只一次兩次地說「呵，你當然很富有的！」若是別人向我說這樣的話，我不管他是諷刺或是奉承，我都要朝他臉上唾口痰的。可是他呢，我不能夠，雖然有時也使我厭煩，惱怒；我總還想着

他著，不僅如此，他這麼說不過是表示他的客氣而已。於是我也很平和地稱他。謝謝，我沒有錢，「再見」他接著就很自然地說出來了：「那何必客氣呢！」天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說這句話有什麼意思了。他還慣常說這句話的。假使我說「我從來沒有做過人」，或是損過人，我想他也會同樣說出這句話來。與其說我氣憤，毋寧說我被他窘倒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得臉紅漲著，好像受了委屈似的閉緊嘴巴，可是這一切並不影響我對他的好感，他真是一個好人，至少在給我一切方便上，他的好心腸實在是不能埋沒的。

在某一個時候，我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了，我很忿怒，可是我也很忙碌，我的忿怒是由於別人對我加以惡意的誤解；我的忙碌是因為我必須在幾十天之內把一切事都結束，尤其我那件文字的工作。那正是熱天，太陽烤人，竹椅燙人，——涼蓆變成火席的熱氣候，他的太太也正病倒了。我不是說過麼，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十足的學者，對於這些瑣碎的家事是不適合的；

我可什麼都懂得，那是三十年孤寂的日子所鍛煉出來的，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地去了，他熱烈地從書桌上起來歡迎我，好像我們是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他請我坐下，忙碌地從熱水瓶裏倒出水來爲我泡一杯茶，明知道我不會抽烟也讓我烟，……還沒有等我說出我的來意的時候，他就那麼客氣地說着：

「很對不起你××先生，這幾個月叫你受罪了，什麼都弄不好，她現在又在病着，我想，我想，你的飲食問題請你另行設法吧！」

那正是夕陽斜照着，室內悶熱的時候，只是這一句話好像潑了我一身冷水，我被窘得呆了，結果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又呆頭呆腦地出來了。

在兩個月之後我離開我那可尊敬的鄰居了。可是在我離開之後，發生了更不幸的事情，那都是爲我結束住所的友人告訴我的。爲了要去再使自己幹活，我不願意再提那許多事了，只是我能說他知道我走了，在病着的時候他們也許永不相見，甚至不能對他有點什麼用，於是他就毫無忌憚地做了。

我知道你們的心上他把我的名字塗去了。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怎麼好了。你說要我永遠也不知道一個愛我的靈魂，還是也把他從我的記憶中塗抹下去呢？

三

雞叫了……雄雞叫過了第一遍，那大約是午夜的時分吧，人們都安靜了，在那冷的春夜裏，彷彿聽得見有力地歷着[illegible]……在靜謐中，我好像聽到那撲通的一聲，我推開窗子望出去，那日夜流過的是一條白花花的江水，它不是那個[illegible]，也不是那黝闇的夜，於是我分明地記起來，我已經走了一條遙遠的路，許多[illegible]的了，[illegible]那一聲也許是[illegible]，我[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大氣[illegible]生活在水中的，那是它和人類最一[illegible]大的不[illegible]一切，[illegible]

「當着人愉快的時節，他還會把生命付諸一擲麼？想着世間的一切，都使人發着留戀的愛戀吧？可是她竟然在夏日的半夜，偷偷地溜到門外，縱身一跳，便沉到那個因為豪雨纔積滿了的池塘。她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在二次自殺未遂之後，第二次又投水了。

狗叫着，人嚷着，她的妹妹啞了音地號泣着：可是那些僕人都懶洋洋地說他不識水性，不敢下去撈救的，好容易把一個納涼的船戶鄰居找來，他却連聲地說着：

「要不得，要不得，水冷得很，難得下去！」

這個人就這麼又回去了，那個哭着的妹妹失去了主張，另外的鄰居說着

「快些把池塘扒開吧，水放出去，人還得活的，——」

再是鄰舍一家人連同他們的僕人都惋惜似地說着：

「唉，[illegible]，可惜了一條命啊！」

「大約過了[illegible]時辰，[illegible]是從那個[illegible]流出[illegible]，那個[illegible]的家人的身體就顯出來了，她不過是伏在那極淺的邊上，通體還是微溫的，別人熱心地提醒他們，說是趕快請一個醫生來還可以救的，可是他們的家人卻那麼肯定那麼冷淡的說：「不得活了，不得活了，請醫生來白費錢，一點事也當不得！」

那個人就那麼躺着，等到在一番爭論之後請來的醫生，他只有搖頭的份了。他還說了一句：「半小時之前，還有辦法的。」

她就那麼安祥地躺着，任那些人的擺佈，她不再忍受妯娌的譏諷，也不再還受親戚們的白眼，那些猴孩子們也不會故意捉弄她，當她已經失去了常態的時候，她原來卻是一個二十九歲以聰明、美麗、能幹以受過好教育的女[illegible]。

她就是那樣地躺在潮濕的地上，讓[illegible]人的太陽[illegible]曬了一天，到晚上更是[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還[illegible]人，[illegible]一家，[illegible]
[illegible]襖子，他們是守屍打雜的，牌聲不斷地響着，到喫飯的時候，就是七八個
人，好像有何喜事一樣地笑聲不斷，只有在北房豬欄的前面，有幾個餓得
打三天的叫化子，扯了喉嚨敲着大鑼大鼓在唸經，他們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
，唸到疲乏的時候又尖了喉子來一節川戲，彷彿神願意聽他的，人也願意聽
他的——。

我寫不下去了，我真的寫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時候我都不能自持，我
只希望神話中的洪水再來一次，連那個挪亞的方舟都吹翻了，使人類從這
個世界上完全消滅吧！

四

「[illegible]」你[illegible]，她不全是[illegible]人

着她那美麗的眉毛，慢慢地說着：「我怕我們在戰爭中會像有些一樣[illegible]着

似的，在一個炎熱的日子里，她飛來了，一點也不錯，她是飛來的。當我終知道的時節，她已經站在我的面前了，我覺得好像感到了她，她還是那麼年青强壯；她還同時常說着：「我是很愛惜的」。她揚了揚眉毛接着說下去：「呀……你可不同了，我知道你很快樂吧！」

我知道她的話是指些什麼，我沒有回答，（我時常用沉默回答別人的話），我只笑了笑，由於她的那份聰明，她懂得我笑的意思，她也笑了，於是她趕緊換過話題，她告訴我，三四年來她過了些什麼日子，她有聲有色地說着徐州突圍，她毫不隱飾地說出來那次她和許多重要將領能夠逃出來全靠那一陣大黃風，什麼都看不見，他們纔沒有被敵人發現，逃出包圍來了。過後她又來到×省，由於×將軍的幫助，於是她和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就到海外宣傳了，她走了許多新的地方，看了許多新鮮的東西，發現許多[illegible]

沒有的感動，於是她滴了許多一直喜歡流的眼淚，當她說着的時候，清麗的眼睛又復閃着淚珠的光；可是跟着她就很快樂地說着：

「我們的國家是愈打愈強了，我自己也……」她稍稍覺得一點不好意思，隨即很肯定說，「愈過愈進步了。」

我不能打斷她的高興，我只冷冷地說：

「別人也不會站住或是退步的呀！」

她當時用手絹在眼角那裏點了一下，就驚得地向我張望着，過後她又很自然地笑了，她於是誇說冰綠山青樹高人小，她更喜愛那所茅頂的草屋。爲了休息她的身心，她預備安靜地在這自然的懷抱中停留幾天；我們都以她的孤寂爲慮，另外一個人，她願意留下來陪伴她。我們約定了再見的時日，就向這美麗的境界告辭了。

事實證明了我們多慮，第二天那個女伴回來了，說明當地還有一個人盡

一塊兒陪朋，好像是事先約定了似的，又過了兩三天，她隨着[illegible]來了，說是要來看看戲，游水的時候有人，散步的時候有人，喫飯有人，說就是睡了的時候還有人跟着，好像警報來的小小的般進圍不去了，還是有人跟着。

「我們早知道有人來了，在暗中。」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她有一點氣急似地分辯着，臉微微紅起來，「我說是另外的！」

「[illegible]」

那也並不希奇，可是對於她卻是很奇怪的了，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她一直站在羅園的這一面，提起了可慶幸的或是不幸的事件她都要流眼淚的。

我們好心地勸她，為了免除一些誤會，那麼快一點離開也好，趁先她還要顧[illegible]那不必要的倔強來，過後她便很順從了，她於是很傷感似地說着：

「我明天就走——我們只好在勝利之後再見了。」

有人就故意好奇地問起那個人，她極動搖着她的頭，要我們不必相信那

事，她能不那麼羞，而且她的情感時代早已過去了，在這個隊伍裏面
沒有個人，她只有這個國家，如果說她有了愛人的話，那就是這個在苦難中
的國家！

她既然說得那麼坦白，那麼動人，我們也就不必再說什麼了。於是我們
人一樣表白了一些意見，那全是為她着想的。她的臉就紅漲着，很激動
地和我說：

「如果有一天你們以為我妨礙了你們，走上一條極不好的路，那麼你們
就不必理我了！」

在她這一段長長的談話中，她是時而笑，時而變的，大小的情感的探合
，使她那顆小小的心都受不起了，她徹夜常常說着話，那一夜，她沒有睡好，
她和陪伴她的人談了許多[illegible]。第二天她[illegible]她又[illegible]
一副黑眼[illegible]

不定的反映的光輝落在她的臉上，她一面說着，一面歎着地呼着。

可是當她纔要走的時候，有些人攔住她了，當時我們的氣憤有些她的氣氛是同樣大的，經過一番解釋之後還沒有用，她就取下了黑眼鏡大聲地說：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待我呵，想不到在我的祖國我受了這番待遇！為了祖國的勝利，我在殖民地上過了幾年，我忍受了千辛萬苦，還不是想來幫助我們的國家？我回來了，正像一個回娘家的女兒，難道這就是我該得的報酬麼？我還要回去的，那些在殖民地勞苦着的中國的子民們還希望我把祖國長成的消息帶給他們的，我有什麼可說呢，我還不能把我身受的事情告訴他們，不是為了你我間的關係，是為了國家，我不能讓他們失望，你們想，我的心多麼苦痛……！」

那時候她再也說不下去了，汹湧的淚水又從她那紅腫的眼睛湧出來了，乘船的人們不知為了什麼只是呆了般地張着嘴觀望，全是靜悄悄的，只有濤

兩天眞眞辛苦了的那幾位先生，有的把頭低下去徘徊着，有的用嘴唇嘘着道兩天從她那裏偷聽來的調子。呆了。那隻擱阻的手軟下去了，不知道是受了她的感動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她終於還是走了，又發展起翅膀來了，

她仍舊是飛走的，那個人隨即飛到她的身邊，過後纔知道他們與她是好朋友。她還把友人所說的話，由於受戀愛者的支配，全都告訴他了，在一些友人之中，他特別記得我，也不知道是善意還是惡意地譏着他非常感謝我。

到後來，她還從信中抱怨我的沉默，於是我又很簡單地寫了信去，說是我應該沉默了。

有時我想，沉默是偉大的，我的心知道並沒有死，我的靈魂還是活潑的，朋友，你聽，我是不是甚麼讓這樣呢？鼓聲還不了嗎？鼓大聲在響：

「我們要走的路很難，有些人倒下了，當我們的需要最殷切的時候，國家流亡的先鋒落在前頭的戰士，踐一個倒者，一個接着起來。

五

「下」有一個女孩子是熱情的，也是孤僻的，她曾經使許多人不安過，她自己也永遠生活在不安之中。她有一張蒼白的臉，說起話來的時候語句間都好像藏着什麼似的，「下」她的個性也是如此，一點也不爽朗，別人無法了解她，她自己也愈覺得自己的不幸了。

在這個時代中，不幸的人多着呢，可是她自認爲最不幸的人。終於一件無意間的事，帶來了輝煌的生命，在她那蒼白的兩頰上也染上了微紅，而且笑容在她的臉上也不是那麼稀有的了。爲了她的快樂，人們都快樂着，接着很自然地那個還有點羞怯的孩子氣的男人也被引來了，他身材高，微黑，是一個本來[illegible]給他的臉上和舉止上還看不出什麼不正當[illegible]，可是，像突然而臨[illegible]一椿事，人們知道了一個小生命要來到這個[illegible]的世界了。

想到我們已經麗麓了，他們對於這件事也許不會坦然處之吧？慶幸地過起來，那個男人還不像一個爸爸，也不該做爸爸，那個女孩子呢，若是全從世俗那方面着想，她實在是失足在汚泥之中了，她應該立刻把脚拔出來，站在堅固的地面上，好好地像夫妻一般地生活下去，我們全在爲她焦心，可是她却很泰然地，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沒有想到，更快活地過着日子，也許已經在幻想着做母親的幸福。她不慌不忙地過着戀人所有的甜蜜日子。

日子迅速地滾着，那個無知的嬰兒也快要滾到地上來了，這她纔不得不懂了第一次做母親的那份喜悅，暫時地從我們的眼前消失了。到了知道壯碩的男孩已經來到世上，我們就連同我們的心意一齊到了她的面前，她顯得衰弱一點，可是精神極愉快，在她的臉上我照樣尋到了母親的光輝，一切都很好了，可是那個男人却不大見面了，他只是寫信，他簡直是避免出頭，我們都很氣憤，可是她却用那微弱的聲音說：

「他不來是有理由的，他告訴我，每次他來了看到我在受苦他就很苦痛，他知道他的苦痛，能引起我更大的苦痛，所以他還是不來的好！」

「這是什麼話！那有這種道理！」

當時我們中間的一個暴躁的人就這麼忍不住地叫起來了，可是她溫和地帶了微笑說：

「是這樣，我也這麼想，……是他不來的好，……」

她的話簡直使我們驚住了。

「那麼你們以後就不見面了麼？」

那個心急的人當時簡直纏不清了，就又加了一句。

「不是，當然不是」，她很自信地說着，她再繼續說明過了這一節時日他們就要住在一道了。

「為什麼不是現在呢？你不是正需要他的照應？你一個人怎樣弄得了這

許多事？」

「不，不，他正在預備畢業論文，我不能給他增加煩擾，我自己不久就可以復原了，我何必還要他來？」

「那麼畢業論文和結婚可以同時舉行了？」

「我不預備和他結婚的，——」她說着，從枕頭下面拿出一張縐了的信，那上面分明地染了淚痕。

在那封信裏他說明了好像在一個夢中，孩子的哭聲纔把他的夢驚醒，他想不到這麼快地就做了爸爸，於是他就很親切地叫着愛妻，說明她所受的一切苦痛，在他一生中是無法彌補的，他又追溯他的童年，他的祖父母和他的父母，他的母親爲了生他而死去了，可是他的母親留下來對他極高的希望，「爲了這個原因，一切都得鄭重從事，否則對不起死去的母親，」他又用了許多喜歡說累着那稱呼的句字，那是這樣寫着的：

「——你可憐憐我的母親吧，我不能使她在地下沾污的！我不能就犧牲了我的前途，我還得照着我母親的意志做去。我的愛妻，我知道你一定會原諒我的母親的，你一定不會強我做我所不願意的事。天呵，我簡直是施了，施在你的面前寫出我的懺悔，只是為了我的母親，你饒恕了我吧！……之」

「你的意見怎麼樣？」

她沒有說什麼話，只是肯定地點點頭。當時我們也覺得無話可說了，人都能互相原諒，互相愛憐，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別人相仇相恨呢？我們雖然不都沉默着，可是心胸間總覺得有什麼哽着，是用了很大的力氣纔不使它吐出來。在歸途上那個性急的朋友不平地咕嚕着：

「哼，為他死去的母親的希望就葬送了還活在世界上另一個做母親的希望了，真無恥！當初他為什麼不想到他的母親，為什麼不想到他母親的希

嗎？」

沒有人阻止他，也沒有人說一句，可是心中覺得暢快些了，彷彿他是替我們說了話。

可是我們的氣憤是徒然的，她原諒他了，她寬恕他了，她知道為那個不定性的男人戴上荊棘的王冠，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但是無論怎樣我的心還不能沉下去，雖然已經知道朋友們無能為力，我倒為她苦惱起來了。那些天我一直為她們的事不甯，甚至於我看到高身材微黑的溫和的臉都使我厭惡，我時時想起，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間的那個阿洛莎，我也惱他，可是那個善良的臉的納塔莎，我既不能幫助她又不能把她送回她的父母那裡。我的憤懣就更加深了……

人去了……他的到來完全是一個意外，我就立刻想法子去找他，在雨中我在泥濘的路上奔馳，不只我想看他，我還記起來K的拜付。可是不久他就走了，我的忙亂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事後也和我說過），於是我就很頹喪地，似有望似無望地等待着再來的機緣。……

我的等待并沒有落空，當他又來了的時候，我很快就找到他了。他那雖大的手掌張開來歡迎我，我却略略顯得有點遲疑；可是爲了免去他的不安，我也立刻把手伸過去，我的手被握在他的手中，一時間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也是這樣吶吶地不知道吐了幾個什麼字音，我却用我那模糊的眼睛努力地向他注視。我不時地問着自己：「這是他麼？這是他麼？」因爲在記憶中他是那麼一個強悍烈性的壯年人，可是在我面前的人臉上已經劃着老年人所特有的蔱刷的縐紋了，他的頭髮也變成斑白。（我還要加一句，他的兩鬢已經是霜雪一般了。

當我的手從他那大的手掌中脫逃出來，我也就那麼木然地坐下了，我沒有說話，只是把眼睛低下來看着自已被弄着的手指，他也沒有說什麼坐在床邊。我極力想說些什麼，可是沒有能如願，可怕的寂靜，就落在我們的中間。

這時，他忽然像記起來似地向我說：

「我還忘記介紹啦，這是×先生，——那是×先生，我的老朋友。」

我像得救了似地呆笨地站起來，纔看到在牆角那里原來還坐着一個人呢。他站起來，笑着和我招呼，隨後他也沒有坐下去，就向主人告辭了，我不安地說着：

「你們有什麼事吧，我過一下再來也好，——」

「不，不，——」他們兩個幾乎是同時叫出來，「我們沒有什麼。」那個人走了，那間白的，照着明亮電燈的房子就剩下我兩個了，我還是沒有話說，低下頭用手抓着我的衣袖，他用了一種充滿情熱的語音和我說：

「我一聽說你來了，我就到處找你，我正打算明天去看你，他們說你今天會來的，我想你來，一定會來看我，」

「是的，上次我就找了你好久，還沒有找到你就回去了，——」

「阿，阿，真想不到，一轉眼就十年了，想不到在這里看見你，——」

他是那麼憂傷地說着，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有力，隨後他就又是一句：「K近來好麼？」

他這突然的問詢，倒使我有點失措，可是我立刻把神靜下去，很自如地回答着：

「他很好，很好，他的事業很如意，他有一個兩歲的孩子，——」

「他結婚了，呵呵，那就好，那就好，——」他還沒有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從他的臉上我看出來他衷心的大喜悅，然後用微微戰抖的語音說下去「——十年來我就最惦記着他，他是一個好人，不該有那樣的折磨，他

看了，她很好，我的心裏很高興，可是我，我可憐了，我的家還在××，我的兒子最近死了，……」

彷彿那不是人的語言，那是深秋的落葉最後的簌簌的響聲，我不知道該怎麼樣纔能回答，我只愚笨地說：

「我，我聽人說過了，……」

「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他不是一個了不得的好孩子，他讀了八年大學纔畢業，生前我並不喜歡他，今年他纔畢業，他就一個人死在××了，我不難過，可是我覺得我有點對不起他，……」

那時候淚珠在他的眼裏閃爍了，我不敢看，他也不願意被我看到，就迅速地掉下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說什麼好了。要我說這個大時代麼？要我說生老病死的真諦麼？我想他該比我明白，只是閉緊了嘴癡呆地坐在那里。

「還有我的女兒，——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麼？」他忽然又轉到這個問

嘴上去了，我是老早就被囑咐着不要提起他的女兒來的，可是他自己說起來了，我也就乘機想起了K的托付。「我知道她，聽說她在××，——」

「他們的感情好麼？」他簡直以為我是深知她的情況的這樣問着了，我也只得把別人那裏聽來的回答着：

「好像是不大好呢，——不過，關於這件事，K曾經和我說過，請×先生饒恕了她吧。」

「我，我不，不！——」他強項地搖着他的頭，他的那份剛愎又顯現出來了，「我已經忘記她了，她在我的腦子裏已經不復存在，當初她還給我寫信來的，我連看也不看就丟在一旁了，我告訴她的母親：『你告訴她吧，不要給我寫信來，我不會寬恕她的』後來，果然就不來信了。——從前我對她可真好，她對不起我，我就不對她好了。」最末的一句話使我不能相信，分明地我又看到淚水在他的眼中閃出了一次光，只是一瞬間，他又用他那褻大

的強力忍住它，他還和我緊着微笑，當時我卻很勉強，不知道該怎樣來反應他的笑。

「她還和她母親通信的？」

「我不知道了，她母親住在××，我們也分別四五年了，我不知道她們女人家還有什麼往來，從前她還勸我，後來她也不提了，可是我猜到她們還在通消息，你後來看見過她沒有？」

最後的問話使我喫驚了，我在十年前他們的那場爭執中完全是一個不相干的人，只在友誼的一面我曾經對那個倔強的女孩子供獻過我的意見，起初她還稱我一點，後來她知道我和她的父親保持友好的關係，她就大罵了我一頓。於是我就從那無關的糾紛中引退了，這十年中我過着不定的生活，若不是K說起，就是我們住在同一個城裏，我們也不會相見的。可是她卻奇怪地問起我來了，我記得最近偶然從無關的人那裏聽說她生活[illegible]

快就老了，她時常哭，和不十分相熟的人也說着「我的命運真是壞透了，[illegible]

壓了」，你[illegible]！[illegible]時沒有[illegible]的人對於她講

他的」，——可是十年前她就是為了自己的任性離開自己親愛的人，跟着[illegible]

那麼一個還認識不清的陌生的男子身邊，於是起始了寡歡的，無聊的日子當

[illegible]

向前向後對她都沒有路，她實在是吞飲着自造的苦酒。她那極親愛她的父親

變成極恨她了，可是這個忿恨的父親却向我這個無關的人問起她的音訊，我

明白了，他顯然還覺得方纔我的話不使他滿足，如果我看見過她，和她

談過，他還希望知道得多些。

「我沒有見過她，我聽別人說過，K看見過她的，他們已經都很平復了

罷——」

當時我沒有再說下去，免得顯出我的熱切，我下邊的話該是：「你也可

以原諒她了。」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多麼愛她的，——她既不要我了，我不能饒

死亡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也不能從惡人的手中抓回我的孩子，我是多麼可羞呵？你說是不是？你也是一個有孩子的人了，難道你不了解父母對於子女的心麼？可是她曾經說過我壓迫她，不了解她，我想再沒有像我這樣一個父親的人了解他的兒女了。——可是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踱到了人生的老年。不錯，我過着孤寂的日子，我却不會向任何人低頭的！」

「不是你向她低頭，是她向你低頭呵！十年的日子夠她受的了，不要使她一生不安吧，——」

「可是她却使我一生不安了，我是怎麼強悍的一個人呵，她却牽了我的鼻尖把我的臉拖到汚泥中，要我見不得人，我一想到：「她是我的孩子呀，她是我親愛的孩子呀」，我就忍不住我的憤怒，對我自己也好像暴躁地對着；「要她從我的腦子裏滾出去吧，把她從我的記憶中塗下去吧！」我居然斷斷了，你看這十年裏我却沒有示弱，沒有人敢在我的面前提起她來，我也總

得很好，你看，我不是很好麼？只有Ｘ的遭遇使我難過，他是無辜地被傷害了，——我的女兒只侮辱了我，傷害他的卻是那個壞蛋，——現在我知道，他一切都很好，我的心就不再有什麼不安了……」

當時他雖然這樣說着，可是我還覺得出他的心上仍存堆積着不安，可是我怎麼說呢，我只感到我的愚蠢，自然我沒有法子把死去的復生，我也沒有方法把他的女兒召回，讓他們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用眼淚洗去他們互相間的怨恨和敵意，我們原來該是人與人之間最親密的呵！……

我是這樣一個沒有用的人，親愛的朋友，我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間的萬尼亞也做不成，我是人類中多麼可憐的一個呵！我想像着他們朝我射來的希冀的眼光不久就該轉成憤怒了！……

七

「……那還是當我守着孤寂的日子的時候，[illegible]間門環被敲響了，隨後

在那冷靜時節裏踏進來一個陌生的女子。我不認識她，正如同她不認識我一樣：等她說明了來意之後，我也紅着臉告訴她我就是她所要尋的人的時候，在她的臉上就倏然閃過去一道喜悅的光輝。可是立刻就不見了，一點也看不見了，我就把那位窈窕的來客請到我那間寬敞的客室中。

我不得說甚麼，當時我爲我那註定的命運守着一座寂寞的院子，那對面有十八間房的庭院，只有我自己，還有些自生自長的花草，和不時來往的熟識的友人。總還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多，看陽光在窗格間爬上爬下，就度過了一日的光陰。可是我呢，像苦修僧似地坐在那張大長桌的前面忙碌着眼睛，忙碌着手，也忙碌着我的心，當我一閒暇下來的時節，我立刻戴上帽子，忙碌着我的腿，走到真的和假的舞台的前面，看另外一些人在忙着搬演實在的和虛幻的人生。

那位來客走進我的房裏就把自己安頓在牆角的一張靠椅裏，我還是坐在

那大桌子的當面。我們恰巧相對，可是一句話也沒有。她只是看着自己的衣襟，我說一句，我也是如此，當着沉默使我不能忍耐的時候，我也心裏想着怎樣能能及時找起來會話，但是她一句話不說，我一點不講。就是這樣過了好長，好長的時候。當她果真站起來的時候，我滿臉羞紅心裏是懊喪着，我才感高興、推想是了她，在我獨自回來的時候，我舒暢地嘆了一口大氣，我甚至覺得感到我的生活的可貴，——

可是第二天她又來了，第三天，第四天，——

當着她的假期滿了，我想我的災難該滿了；可是僅只隔了一天或是一兩天的樣子，一封過重的信放在我的信件之中。那陌生的娟秀的字跡引起我的驚讚，於是在信中我知道那就是她寫來的，而且更使我想不到的，她不那麼給多，那麼熱情。我沒有預備給她寫回信，接着她的信又來了。我得寫得不難寫回信了，不久她又寫了第三封信，當着我又料到她的一封書，我又不得不

寫回信。——終於我不得不寫着這樣的話了：『在愛戀上我既不給予什麼也不要求什麼，我只守着誓約信念，怕五年，十年，廿年之間不會有什麼更改的』。可是她卻這樣寫着：『我們看吧，看誰賭得過誰，也許我是和命運相賭，我一定要你更改的，那怕五年，十年，廿年……』我沒有話可說了，我不能使她的要[illegible]，等到它的破碎使她不能支持自己，於是我就檢了另一個合宜的機[illegible]，把她的信都封在一塊，我鄭重地說明我的心，然後說：『你是一個純潔的少女，把這些信件放在一個陌生人的手中總有一天使你追悔吧？當然我相信我沒有卑鄙的心，可是引起你將來一點不安也是我不情願的，所以我把這些信送還給你由你自己把它們毀去吧，可是我并沒有璧還你的友誼，有什麼事儘管寫信來吧，——我卻不希望像那些信。』不久她的信果然來了，仍是厚厚一封。我縐着眉頭使它在桌上躺了許久，我心裏煩惱地想着：『這可怎麼辦呢，她又來了！』但是當我打開信，我纔知道那全不同，好像她

把天下毒罵的字句都裝在裏面了——我的心感到難忍的疼痛，我好像還哭了的，不為我，也不為她，為了可憐的人類的心——

可是後來我把這封信也退給她了，不再寫一個字，因為在我這一面該說的已經說過了，只讓她收回她自已的咒罵，加一份良心上的負債吧。

八

我……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把許多人類的不幸的故事告訴你，我自己也想看出理由來，我自身是苦惱過了，我也憂慮過了，我有時我還忍不住眼睛濕潤了，我希望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類，我願他們不被[illegible]，應該把不幸放到人的頭上，鬼們不應該[illegible]他們的侵佔，[illegible]嘲弄，以為什麼人類自己還要造一些不幸呢？難道以為人類所感到的不幸還不夠多嗎？總還要[illegible]心上放置上堆積這些負債麼？人們實在是應該快快活活過日子的，為什麼一定要守

張自己的姿態，躲避虛飾與喬凹的和僞面的屏障，用仇讎的眼睛相望，用疑猜的臂相斥，用背棄的行爲相害，用不實儀飾的心相恨呢？我總記得人類是應該不幸地生活着的，有時我忍耐不住，便感覺太粗糙了，可是過後我總是懺悔的，我覺得我不該這樣，於是我哭了；我用眼淚做爲我的懺悔，過後我就覺得輕鬆一些了，我仍舊用我那顆坦白的，誠懇的心愛人，因爲我一直深信人類原來是和善的，可愛的……」

[illegible]年一月廿一日。

[illegible]

別人的故事

「想不到，那個說是在前線打死的當兵的丈夫，前幾天又回來了，——」

我那個鄰居的朋友，頂着正午的大太陽，從離城十里的鄉間跑進城，還是那麼急燥地無頭無尾地衝出了這一句話，然後就把自己交付給門邊的竹椅上，把長衫的下襟掠起來揩一次汗，隨後又用它當扇子般搧着。

我遞給他一杯涼開水，和一把扇子，我又送過去另一把堅固的木椅，代替在他身下吱吱響的可憐的竹椅。

他是一個爽快的人，三十五六歲，抗戰以來忘記自己，為國努力，跑過許多地方，担了不少危險，也着實吃了不少苦，忽然心灰意懶起來，連本行教書的事也不幹了，獨自來在ㄨ城附近的鄉間，租了一點地，自耕自給，

養鷄養豬，就做過一個隱居者來了。可是他實在還不能全然忘情於城市，每五天總會跑來一次，把古今中外的價遺個許十次，再買些城裏的物品，又隨着夕陽回到鄉下去。在城裏好像他只有我這麼一個去處。（彷彿那個縣長大老爺也是他的老同學。）可是他從來沒有去看過他，他和那些鄉裏的人相處甚佳，別人都不拿他當外人看待，這是我到他那裏去住幾天的時候親自看見的劉醫生會治一點病，人的牲畜的雞鴨的都可以，我想也許是為此遂造成他們中間的融洽感情。此外，他的性情雖然暴燥，說話卻極好，幫助鄉間人的忙——這就是他惹來許多煩惱的主因。可是也為他贏來鄉下不少的尊敬。——」

我這一段描述使這故事的發展遲緩了，事實上他喝了一杯水，冒着更多的汗，一隻手忙抹着，另一隻手忙着扇，他的嘴也忙着說下去了：

「你不記得住在我屋後的那一家人麼？一共是三口：一個老太婆，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一直也沒有小孩子，——」

要不要緊？我們一[illegible]的這個人，[illegible]

慢慢的[illegible]從前[illegible]的那些[illegible]的，要抽那長工搖着的那個「家麼？」

本小[illegible]他抽[illegible]的抽[illegible]着的手向天空搖了搖，一下，那幾乎是哼叫着：

「這是呀！你甚麼看見過的？本不是那個年青的女人的丈夫出征去了麼？這[illegible]

[illegible]個月[illegible]本來抽不到的，不曉得怎麼一來，他就給抽去了，到我和他們做鄰居的時候，他已經兩年沒有音信了。可是她家裏也有一個男人做工，後來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外鄉人，走到這裏，就在門屋下來做長工的——」

「[illegible]不是說搭夥了麼？」

「[illegible]你比我還心急，那是後來的事呀！說起來好像是不大體面，可是事實上丈夫不在的人，[illegible]也是可憐。那個女人的性情很好，她從來不吵不鬧，只有想起自己[illegible]的時候[illegible]眼淚，[illegible]不過自己哭着罷了，也不會把[illegible][illegible]去，一面看房子，一面照料這些牲畜，那個年青女人也真好，她不但能好好

僅靠那個老太婆，拖那條健壯的軀體，由她扶犁下田，什麼吃苦的工作都做得來。可是本來要兩個人纔做得了的田地，由她一個人做，顯得是太多了，她實在不得不花錢雇了一個長工，——」

他說到這裏，停一下，自己去倒了一杯水就站在那里，頭一仰，一杯就乾了，他跟着又倒一杯，端過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纔又接着說下去：

「這個長工又是一個好人，他不大愛說話，什麼事情都做，只有要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的時候，他總坐在坪上的石磨邊，抽一袋烟，默默地望着藍天。那天有什麼好看呢，我也覺得很奇怪，也許他所看到的藍天上有他自己噴出來的烟霧幻成的雲彩吧？可是我沒有問過他，他一向不大愛說話的，誰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或是有什麼樣的身世。他見了我總是笑着，有時候還幫着我做點事，丕像他身內應做的一般，使喚我那長工的說法，他不是一個[illegible]兵殺的，就該是一個犯了案的逃人，本鄉本土住不下去了，不得不遠走高

關係……可是這一些，對於我都不發生影響，我只知道他也是一個好人。所以「這三個好人之間」，從來也沒有什麼爭執，這是左右鄰居一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就是在他沒有落髮之先，人們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不三不四的話，因為他們中間所有的關係也都是一清二楚的，後來大約是生活程度高起來了，工錢也跟着漲，什麼都貴，怕她們也許划不起來有些不合算，而且出征的丈夫一直沒有音信，老的就想到自己的死，少的想到下半世的生活，於是他們就不知道怎麼說好了，後來——後來那個長工變成了贅婿。

「像這樣的事，在我們那裏平時實在是沒有的，可是現在不同呀，這不是所謂「大時代」麼？在這大時代中就有了大變化，什麼都變了，讓人摸不着頭腦，讓人不能規規矩矩做人，那麼這麼三個小小的人物的關係的變化，當然也算不得什麼事了。

「實在他們也還是沒有變，只有第二次大轟炸，我無意中看見她還在舊

一直[illegible]到山[illegible]去的溪水邊，只有第一天大清早，我們[illegible]見她[illegible]
蹲在溪邊有事，我們還以爲她趕早起來洗衣服呢！原來她是在那裏無聲地哭着，
她不知道我會看到她，[illegible]我[illegible]看[illegible]從她那微微顫抖着的
肩膀，我纔猜想到她是在哭，我一看小路上[illegible]一陣腳步聲，她
就驚惶地站起來，我想那時她要不是求擔任[illegible]的發言時，她決不會回頭和我迎
面相遇，把那一雙紅腫了的眼睛顯然給我看熟。她不得不從這條路跑回去，只
是深深地埋着頭，兩隻眼睛只是看着地面，像一隻山鹿從我身邊驚惶的竄過
去了。

從那時起，一切就都如常了，他們照常和平沉默地工作，那個長工也會處處
顧着把那個老太婆當着自己親生的娘看待，事情弄得服服貼貼，那個老太婆
也不再抱怨物價高貴，因爲他們不必用錢買什麼，要用的東西挑出點什麼去
就可以換來。

「就是這樣的日子也將半年了，想不到，那個說是在前線打死的當兵的

「丈夫前幾天又回來了！——」

[illegible]，[illegible]住了，[illegible]不住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還是這一句話，到底怎麼樣了？」

[illegible]，[illegible]倒了一杯水喝着，

還[illegible]彷彿是我的還[illegible]這些。[illegible]

「你可以[illegible]得[illegible]略，[illegible]關得大了也許還會出人命，是不是呢？」

他[illegible]這樣說着，我[illegible]微惱地和他說：[illegible]

「這些話不要[illegible]的，——」[illegible]

「不但你我，[illegible]一個[illegible]。」[illegible]，當初我的長工告訴那個丈夫

回來了[illegible]就有一種暴風雨之前的那種感覺，我在

待著，等待著，

「就是等待盡着一個限度吧？」

我也放開心，半取笑地插了這一句話問著。

「那倒不一定，我就是那麼一天一天地等過來的。在期望中的當兒并沒有來，日子倒是異常地安靜，我真想不到，許多也在等待着的鄰居們怕也無法想到，怎麼會一點事情也沒有呢？他們好像生處的一家，和諧的一家，這倒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了。他們還是那麼安靜地工作着，只是當閒暇的時候，偶然被我看到在竿子上插過看天的又多了一個孩子，他很壯，有一副黑黑的面容好像一個等候了的春春，他也不大愛說話，他們在一起，倒像兩兄弟。

「這樣過又過了幾天，鄰居們的興趣全都失去了，雖然誰都知道這是一個謎，可是誰也不願意去揭開它，就任它那麼安靜地存在着。是的，在失望之餘，我甚至要忘掉他們的事情了，我們的長工也不再談論，因為[illegible]

稍熟的時候，他忙不過來，想找一個短工又因為怕拖了，那些做工的漢子稍不知道游到哪方去了。所以他只好閉緊了嘴巴忙碌着，——有時候我也幫幫他，我會打穀子，打得不怎麼好就是了。

「那一天大清早，我正想趁涼快做點事，安安靜靜地我的房裏來了幾個客人；一老一少的女人，前後那兩個丈夫，還有一個陌生的近四十歲的男子，我一看見他們，心裏想：『果然有事出來了，』我自己的臉就先紅起來，很不自然地毛手毛腳讓他們坐，他們沒有坐，却怔怔地各放出一副呆相。他們沒有說話，我可更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嘴裏沒有說話，那時候我的心裏却在想：『不用說，一定得好好辦個交代，照這樣下去當然也不是事！那個陌生人總是請來的一位中人，怕是他們的親戚，倒想不出這場糾紛該是誰得誰失？』

「我又堅持着要他們坐，為的是坐定了好說話。他們就點着頭表示謙讓

蹲微笑着，那兩個女人佔了一條長凳，那個陌生人自己坐了一張小圓凳，那個男子在一張[illegible]凳的一端擠着坐下了，那個招贅了的長工沒有地方可坐，就倚在門邊。

「這是那個老太婆先說，用手輕輕地拍着坐在她身傍的那個後背：「這是我的兒子，打了幾年仗，兩三年也沒有音訊，總算平安回來了。」她說完就真心由衷地笑着，因為缺牙齒，她的臉頓然就顯出短了一寸多，我就說：

「那也是你的福氣呀，難得又骨肉團聚，——」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她那長長的一聲「咳——」打斷了，遺留的笑容馬上消失了，我還從她那[illegible]的聲音中聽出來一大堆的怨憤；可是她再也不說什麼了，緊緊地閉着她那[illegible]嘴。正在這時候，不知道誰什麼時候提進來放在牆角的一隻大公雞，不耐緊縛着的脚咯咯地響着，纔打破這沉默，也引起我的疑問。

我且朝所有的人問詢，那個當兵的就趕緊接過去：

「為了一點小事，先生，為了一點小事麻煩你老人家」，說道了，我完全出乎意外的

「說到這裏，」他又像有點難為情似地低下頭去，我要替他說下去的□主人

「我知道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還是快點說出來吧！」

「這話只在我的心中說了一遍，我卻一個字也沒有說，只是熱心地望着方纔說話的那個漢子，使他不得不勉強的說下去：

「我們是想麻煩先生寫個字據，就是，就是，……」

「他的眉毛一高一低地蹙着，喉嚨好像被這兩個字塞住似的，再也接不下去了，我都要替他說了：

「不是你把老婆正式讓給那個贅女婿，就是要他立一個字據，從此斷絕來往，反正就是這兩條路，邀一個人做見證，煩我寫個字，免得日後有糾

葛」

「『我們想請先生立一個讓妻據，——』

「『我早就猜到了！』我恨不得能這樣大聲喊出來；可是『我們』這兩字號起了一點疑問，便又問着他：

「『誰？』」

「『我們，——我和他，——』他說着，伸出左手指定了那個倚在門邊的長工。

「『是你讓給他，還是他讓給你？』」

「我不解地問着，我早就算定這件事逃不出他們兩個的關係。

「『不是，先生，是我和他把我們的老婆讓給他，——』」

「為便我明瞭起見，他的左手握次筆直的指着那個坐在圓凳上的陌生人，那個人一直是沒有一點表情的，這卻使我大大地驚訝了，這完全出乎我的

意料之外，使我好一陣都說不出話來，我想走一條路只有兩個方面，誰也想不到還會平地昇天。

「『沒有法子呀，怎麼辦也不好，還是這一下大家都省事！』這句話他好像是自己咕噥着，卻也像是說給我聽的解釋。

「在這個大時代中，奇怪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像這樣奇怪的事怕也不多見吧？我想聽到這裏，那個女人總該有所表示吧，可是她儘自埋着頭坐在那裏，他們幾個人一樣，一點也不動情感，好像聽着一件別人的故事一樣！」

「真怪，真怪，這是我想不到的，——」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一面不斷地搖着頭，——「可是老兄，你得知道，這件事你做不得，因為沒有法律的根據，賣老婆已經是不應該了，怎麼還能兩個人一齊賣？你真得慎重一點，弄出事來連你也免不掉責任！」

「我纔不管這些，既然他們都心甘情願，我還管他們做什麼？世界上不合法，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為什麼一定要他們這些小人物奉公守法？當時我怔了一下，之後就顯得愉快地磨了墨，鋪好紙，先問着他們的姓名，這我纔知道那個陌生男子叫那德祥，是在城裏開油粿鋪的，有兩個錢，沒有一個兒子，把這女人買去做二房，想能給他生一個男兒。那長工說沒有名字，只記得姓李，於是由我作主叫他做李丕，當兵的本叫黃金發，這次去打了一場仗，說是長官給他換了一個名字，叫做黃大勇，一切原來他們都已商量定了的：一共是一千二百元，每人分五百元，餘下的二百元奉獻給那個老太婆。我依照他們的大意寫好了，慢慢地為他們又唸了一次，看他們都表示着滿意微微地點着頭，我纔又把那張紙放下，要他們蓋章。

「先是那個陌生男子很熟練地就把圖章蓋在他自己的名下，再坐回去就掏出成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數着，那個長工問我他沒有那個東西該怎麼辦？我

我告訴他右拇指的模印打在上面也可以，他就聽從我的，把手指向這裏一點

「不，我要把右指給他，」他還像看看側正假地看了些時候，才穩穩當當地用拇指按面，自己還伏在紙上看了許久。

道。「先生，該我——」

「你也是一樣就把右拇指印在這裏好了。」

「我生怕他找不到他的名字，就特意也指給他，他卻說：

「先生，那我知道了，我的右手在前線給鬼子轟掉了！」

「啊，啊，那，那就用左手好了……」

聽了他的話，我倒有點狠狠起來了，這時我纔知道我以為他永遠在袖裏的右手，卻早已不存在了。我覺得我的眼眶有一陣熱，好像凝住什麼縮了一下，我看到那個把左拇指從紙上再抬起來的漢子，臉色全蒼白了，他的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別人，只是半揚着盯住了空無一物的屋角。我也看過去，恰

有一個網的蜘蛛絲斷了，它一下子就垂到地上，地上牆角的那隻大公雞，一嘴就把它啄進去了。

「『先生，那隻大公雞，那隻大公雞，……』」

「他說着，接不下去了，這隻公雞對我原來是蒸穩的！牠有五斤重，時常在院子裏昂首闊步，那個老太婆早就和我說過要留到過年祭神的：想不到被他捉了來，綁了許久，把那一點精氣已經銷盡了，只是垂頭喪氣地臥在那裏。那兩個老太婆就替他的兒子說：

謎、的卽那隻大公雞是送給先生的，麻煩先生，心裏怪過意不去的，又沒有什麼好東西以送給先生過年的時候[illegible]實在[illegible]土產也可以、[illegible]的、[illegible]一點

「像是預備告辭了，他們都站起來，這時那兩個女人纔像觸到些什麼突然擁在一起了，——只是抱着，并沒有哭；可是等他們鬆開手的時候，我[illegible]

對四隻淚汪汪的眼睛。

「『不要忘記餓了哇！』

「那個買主好心地把一捲鈔票塞在他的手裏，他迅速地數了五百交給那個長工，好像再也不看一眼就把它全塞在袋裏，當那個陌生人把一張字據收到自己衣袋裏，他也說：

「『先生，到城裏去不要忘記到小店去坐坐，好東西供養不來，一杯茶一盤點心總缺不了，到明年也許能請你吃紅蛋呢！』

「他笑着，那笑聲那麼不中聽，我倒恨不得眼前有一顆紅蛋把他那笑的嘴堵住，我得和你說，我一直對他也無所謂，可是他的笑和他的話惹惱我，到他又說一句：『我們走吧，』我就想一腳把他踢出去了。

「那個女人就一聲也不響地低着頭跟他走出去了，纔走了三五步，那個憲兵的孩子又趕上去，從衣袋掏出一方毛巾來，吶吶地說：

「『這，這是一塊毛巾，是我受了傷躺在醫院裏別人慰勞我的，我，我沒捨得用，早就想定帶回家來給你，現在，就算我慰勞你吧！』」

『那女人接過去，看了些時候，又抬起臉來筆直地望着他，過後就猛然一轉身追着那個走遠了的男人，他們家的一條狗，追在她的身邊，不斷地搖幌着它的尾巴，有時還咬着她的衣襟。

「看看望不見了之後，他們母子二人，纔又向我道了一番謝，扶持着走向自己的家裏去了。

「當我轉過身去，想回到我自己的屋裏去，我纔看見還有一個不曾走的他蹲在我的窗下，靜靜地抽着一袋煙，兩眼望定了遠天。一直到我走到他的身邊，他纔驚覺地站起來，這樣我纔看到他不是蹲着，他原來是坐在一個小小的行李捲上，他沒有說什麼，朝我笑笑，把煙袋裏的灰在牆上磕着。

『我雖然也沒有說話，可是心裏在說：『你還在這裏等什麼？也該走了

鄰人也。他好像猜到我的心意似地要緊地和我說：

「先生，我是一個光身人，什麼東西也沒有，不能……不能謝謝先生，我總要送你錢，你一定不要……」

「我本來什麼都不要的，幫你做這一點忙算不了什麼。」

「是啊，我就想幫先生一點忙吧，你的稻子還沒有割完，變了天就要壞了，我趕着給你弄一下，你先生做不來的。」

「這倒有點使我為難了，後來我想：『也好，就算我僱了一個短工，當然他不好意思多要我的錢，那就算好了。』我就答應他；可是一想到我的鄰居我又和他說：

「你還是幫忙他們吧，他的手腳不方便，也怪可憐的。」

「他們的已經割完了，這兩天我趕着給他們做完了，——唉，他們倒是一家好心人！」

「『他又吸着一袋煙，望着那從鼻裏上昇的白煙，他又像在想些什麼，我也猜他無處可去，就答應他了，我還告訴他，就在我這裏做下去也好，我不會虧待別人的，他好像對我這許多話沒有什麼興趣，因爲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點變化，沒有一點感激之情，當我要走進房去，他又把我叫住了：

「『先生，我還有兩句話告訴你——』

「『我站住了，望着他，於是他就囁嚅地和我說他原來有名字的，不太好聽，沒有告訴我，他說那太像一個女人的名字，許多人都取笑過他，所以他就不要了，他原來的名字是李依妹。

「『那倒是我的媽媽替我取的，我的爸爸不太歡喜，總是喊我叫一個女人的名字，[illegible]我餓着很久，[illegible]學[illegible]流浪，像一棵無根草，四海爲家，也死不了——可也活不好！』

「『唉，這個年月誰也活不好的！』

「我附和的說了一句，他就挺挺身子，把煙袋磕好，放在身上，把小行李一提，提到我那個長工住的房裏去了，從此我要是不到田裏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到晚上也不歇息地工作，這樣幾天間就把我的稻子割完了，打好了曬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清早我那個長工來告訴我他走了，只是把他那小行李向肩上一放，就又走了。

「這倒引起我的心的不安來了，我總覺得我虧了別人點什麼，所以我就趕着大太陽到你這裏來了，你說我應怎麼辦呢？」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這不過是別人的故事」

我故意這樣說，想着我心中的情感，望定了閃在他額頭上眼睛裏發光的汗珠，他瞪了我一眼，有一點急促似地說。

「哼，你說這是別人的故事麼，可是我看你也有點受不住了！」

這使我驚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出來的，我就什麼也不再說，和他

躺在沉默的中間。我想他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心上總覺得輕鬆一點，可是我聽過後，我的心却陡然增加一分沉重了。

一九四二·十七月·十五日

亂離

那正是春天，一股從塞外吹來凜冽的捲着沙土的風，把她送過了黃河，如今她是安適地坐在有頂蓬有座位的公路車中，向前路奔馳，可是她的心，從更迅急的速度，早已像是到了所要到的地方，看到急於要看的人，她的心撲撲地跳着，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纔好。

「你好麼？——你看我好麼？」她幾乎出了聲地說給自己，隨即就覺得這話語不生動，她想還不如說：「你想不到我來吧？可是我來了！」但是她自己又搖着頭，附着在頭髮上的細塵簌簌地落下去，她自己打了一個噴嚏。她一面掏出粗布手絹來掩着嘴，一面還不停地使自己的心忙碌，坐在身邊的那個男子漢，從汽車開行就不斷地嘔吐，先還不絕口地怨天尤人，這時已經沒有一點精神，只把那虛弱的身軀倒向她這邊來，她一手抵住他，跟着又把頭向[illegible]車窗。「[illegible]樹林[illegible]人家，[illegible]向後退去。」——可是這[illegible]的[illegible]

臉向着車窗。山樹村莽人畜，像急流似地向後奔瀉，——可是這些在她的眼睛裏是一無所有，只有那嚴肅的，堅毅的，沈靜的青年男子的臉在她的腦野。她只記得他的臉，尤其是他那一雙無言的熱情的眼睛，她記得他們一共沒有說過五句話；可是他那感人的偉大的行動召示她許多無盡的語言，而這兩年裏，他們相互地在紙上宣洩他們的情感，當她讀着的時節，就好像聽見他的聲音在向她說，不，該是他用一把刀，在她的心上精心鏤刻，成爲永不磨滅的無聲的話語。

她伸出手去，拭抹窗上的灰塵，原來想能更清楚地看到那張臉，想不到再顯現出來的却是一張嵌在蓬鬆的短髮下面的一張小圓臉，她還記得，別人從前一向怎樣形容她那孩子般的無邪的臉的，可是現在只有那一雙眼睛還是那麼大，下巴尖瘦些了，四年苦鬥的日子，不只使她原有的那份紅潤，轉成黑紫，還在她的眼角那里劃下了幾條辛苦的縐紋。她的眼光是無定的，深思

的，有時甚至於是哀愁的了，只有她自己探索自己的，她是疲倦了，應着他的召喚，她用着所有殘餘的力量，遙遠地飛回來，她還記得他的話：「你回來吧，好好休息一下吧，不是爲了我，該是爲你自己，你這幾年來的生活我知道，你要回來先喘一口氣，過後，也許我會和你一同再走出去！」

「我並不需要休息，」她還會這樣執拗地想着，「我想回來看看他，他有着好心腸，他該是一個好人，可是好人，好人，……」

當這她的思想被什麼擋住了的時候，全車的乘客就齊聲驚喊，還沒有等她來得及去詢問有了什麼事，眼前的窗外就顯給她一副宜人的靜物畫，有山石，有流水，還有染紅了山的杜鵑，一隻翠綠的鳥恰從斜刺裏飛去。

「好險，好險！」坐在她身邊那個嘔吐得沒有精神的乘客也大聲地叫起來了，他瞪着眼睛，兩手緊抓着椅背，額上的汗珠凝掛着，他都不敢鬆開一隻手去擦拭，全車的人都被這一瞬間的情緒抓住了，只有她用驚訝的眼光望着

，不必等待別人的話，她已經知道車是從一個陡坡上滑下來，虧得那個實機剛手把一根三角木塞到輪下，它纔不上不下地卡在那裏。

「只要再退一步，——」誰在那里做着無謂的推論，她却只是默然地聽着在那裏，沒有一點恐懼，不過她的心裏也偶然地想到，「真要是死在這裏，那我可真有點冤！」她想着如果要死的話，那麼還是該死在敵人的鋒刃的下面。

更悠閒的還是那個司機，他爽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點起一支烟來抽着。

「喂，喂，你怎麼能把我們吊在這裏呀？」誰大聲地喊着，身子却不敢移動，生怕影響了車子，它會再滾下去。

那個司機連頭也不回答着：

「我不是也在吊着？——」

「那麼你該快走，車內原來不準吸烟，你先不遵守，那會危害全車人的生命的！」

「先生，你這話總說起來吸烟有危險，這一路我看諸位都沒斷了吸烟呢！」

那個司機一直也沒有回過頭來，他把殘餘的烟帶丟到窗外，噴出最後的一口煙來，猛又一扭，手不停地撥動，使那輛車吼着跳着爬上那個山崗去了。

下了那座大山，就是一條眼睛望不斷的大路伸在前面，馬達像合奏，地歌着，車身愉快地輕輕跳着奔馳，人們又快活了，喧嚣起來，她雖然還是安靜地坐着，可是她的心猛烈地跳着，好像一直跳上她的喉嚨，真的會使她吐不出一個字來。她真以爲自己是在做夢，就是夢也不會這樣快活的。

別人忙碌地整理行囊，她知道自己只有座椅下的那一個大包袱，她只是

忙碌着自己的心，她反倒不能安靜地默想，當着快樂逼近了，她卻顯得有點張惶失措。

汽車終於闖進了車站，還沒有停下來，一陣銅樂聲音爆炸一般地響起來了，她只看見標語和旗幟的海不斷地飄動，當着車停穩了的時候，她看見那稍着大標語的多了一身磨得發亮的嗶嘰中山裝的小公務員，還有微紅的手的紅潤的官長。原來那個嘔吐的人就是被歡迎的人。這時她纔看見在白布上寫着「歡迎辛苦功高的×××！」「歡迎宣慰歸來的×××！」的字樣。

她在無數幌動的人頭中，匆促地尋找，她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這時那位被歡迎的人也拖着虛弱的身體在車下和一些人握手，她轉過身去，纔發覺乘客都走光了，她就急忙地拖出那個大包袱跨在手臂上，提着跳到車下去。她又仔細地看了一遍，那中間沒有一張熟稔的臉，別人也在偷偷望着她，她纔記起來有點熱，鼻尖上冒着微細的汗珠，背上像有無數的小針輕輕刺着

，她就迅急地把那染成灰黑色的棉大衣脫下來也放手臂上，頓時像減輕了百斤的重擔。她焦急地向四面望，一直到站裏的人都散盡了，她纔意識到他沒有來。「她真像一個被棄在荒郊中的孩子那樣要哇哇地哭出聲，但是她畢竟恐怕了，她想也許他不曾收到電報或是他病在床上，後面的念頭增重她的焦灼，她就又提起包袱，跨着大步向站外走去。

繁榮的街道，把她嚇住了，她想不到後方還有這樣堂皇的大城，高貴的人們抬在肩上，汽車無聲地溜着，那裏面坐着花一般的女人和長毛的獅子狗。

她走出站口，沒有一個人理會她，連拖着空車子的車夫也不向她招呼一聲，那邊起着吵鬧的聲音，原來那個同車同來的榮譽戰士正倚在牆邊揮動他的木枴想打一個車夫，那個車夫却一溜煙地拖着車跑了。

「好呀，這多年打仗倒把你們養肥了，老子丟了一條腿，就爲保護你們

這些王八羔子呀！」

她站在路邊，愣了一下，實在不知道該向那邊邁她的腳，幾輛空車都無睹地從她面前過去，她不得不叫住一輛問問：

「喂，××街，多少錢？」

「你拿好多錢嘛？」

那個瘦瘦的車夫翻着白眼珠又問她一句，她覺得很驚訝，在她的記憶中沒有這樣的車夫。

「你說吧，要好多錢。」

「上坡路，硬是遠得很，你拿三塊錢吧！」

「什麼？」她更驚訝地問了一聲，她以為耳朵聽錯了，那個毫無表情的車夫又冷冷地說一聲：

「三塊錢！」

「還早哩，哪個給你們這樣的價？」

她氣忿忿地說，心裏想如果知道路，她「寧願不坐車」，那個車夫，向前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只回答她一個字。

「米汁」

這個回答，惹起她的好奇，她就招住他，跨上了車。

果然是一條吃力的上坡路，這座城原來是建築在山上的。下來的車子，車夫的脚尖輕輕點着光滑的路面，全身像是懸在空中，一股不可見的力推着它飛奔下來；可是向上去的車，却是一寸寸地拖上去，車夫的身軀俯下去，兩隻手臂拉得長長的，汗水就不斷地淌下來，她恨不得跳下去幫他的忙，可是她已經注意到走在路上的，坐在車上的，早已都把奇異的眼光投過來，好像她倒是一個觸目的人物，她望着別人，別人都好像生活很好，很安逸，一點也不像打了四年仗的國家；女人照樣把嘴唇塗得鮮血般地紅，男人結着花領帶

，毒風帶意的樣子。她禁不住自己低低叫了一聲：

「好一個不平的城！」

路并不遠，不平是真的。當着車夫告訴她××街已經到了的時候，那已經化去了半小時，她不停歇地向街的兩傍望着，終於在一個有兵士守衛的門前下了車，她總要走進去，那個守衛把她擋住了，隨着就問她：

「你來會那個的？」

「我看×先生，他住在這裏。」

「你是說××先生？」

「是的，就是他，我是來看他的。」

聽到那個守衛說出來的名字，她幾乎高興得跳起來，她連忙應着。她想這條沒有錯誤，那麼在三兩分鐘之內他們就可以快活地相見了。[illegible]車夫，向[illegible]

「[illegible]了[illegible]不住在這裏[illegible]」

「怎麼，他不在這里，——」這眞的使她冷下去，接着又不斷地問：「他又出差了麽？或是調到旁的機關服務？」

「我不知道，他離開此地差不多一個月，我摸不清他到什麽地方去。」

「他什麽時候回來？」

「那更說不定了，也許他會回來，——那我可保不準，你留個住址吧，他回來我告訴他來找你。」

「我還不知道住在什麽地方，我是纔到這里，——過，過一天我再來看看，那時候我再留給你。」

她拖着那笨重的包袱轉回身去，這時她忍不住那急湧出來的淚水，人是衆多的，單單少了她所要找尋的人。

她看見那個車夫悠閒地坐在車斗裏抽着旱煙，她又向他招招手，他只是搖搖頭，她一氣把那包袱甩上肩頭，就獨自蹣跚地向前走去了。

春風是暖和的，天是蔚藍的，人家是擾攘的，她卻像是被丟在荒寂的瀛寰裏，她感到一陣寒，一陣驚怖，她的生命彷彿連她自己也與世無存在似的！

經過長時間的遨遊，好容易到近午夜的時分纔把自己安頓在一片污穢的小旅館裏，她什麼也不要看，把門關緊，還用那三隻腿的木椅頂着，就把自己交給那張堅硬的床板，怕聽見別人的聲音，也怕別人聽見她的聲音，她就把那發着霉臭的棉被蒙頭罩住，還沒有三分鐘，板門上就起着沈重的敲打：

「客人，開門啊，查夜的來了！」

她正在想也許那是敲着別間的房門，更重的響聲又起來了，好像要搗那板壁衝倒似的，她驀地跳起來，用手掌抹乾了那一雙溼潤的眼睛，披起棉衣，跳到床下，挪開木椅，就把門打開，一個粗壯的警察，緊逼地闖了進來。他的臉上滿滿着怒氣，暴躁的神情，把他那一臉橫七豎八的肌肉更突出地顯出來，看她穿了一身軍裝，彷彿更覺得驚訝的樣子，瞬息間他的眼睛閃耀着貪

槍的，拿着軍棍的，打燈籠的，塞滿那小房的房門，經過一番手續的檢查，認爲她既無證明的證件，也說不出清楚的來處，又沒有一定的去處和本城可以保證的人，而且不是現役軍人，穿着軍服，還是一個雙身的女子，這一切造成她那重大的嫌疑，他的結論是：

「那我必須得帶你回到司令部，再仔細偵查一番。」

「憑什麼，憑什麼？……」

她被憤怒抓住了，她的聲音戰抖着，什麼也說不出來；當着兩個士兵過來拉她的時候，她伸出兩隻手擋住；可是那兩個兵很容易地各自把了一隻手臂，這時，只有她的嘴是自由的，在喊着：

「你們怎麼能這樣待我呀？爲了國家，我出死入生地過兩年的日子，我回來了，你們就立刻逮捕我？我哪一點對不起國家？……」

沒有人回答她，也沒有人聽她，作事的人們把自己的房門緊緊關了，已經

也就顧斷不自己的嘴，她把下唇咬在牙齒的中間，她死也不願做了自己人的囚犯。

幷沒有偵查，她就被丟到籠子裏，她不出一聲，坐在角落裏。她覺得嘴唇有點鹹，用手去摸着下唇，沾滿了殷紅的血跡。

一個中年的女犯人從夢中醒來了，愕然地望着她，過後就移動一下自己的身子，低低地和她說：

「你睡下吧，坐一夜受不住的。」

還沒有等她回答，一聲怒吼響在近傍：

「哪個在講話，怕皮肉有點不自在了！」

一個拿着短棍的矮短的身影跳過來了，她就一聲不響地倒在冰冷，堅硬而不平的三和土的地上。

翌，朝寒把她凍得醒轉來，睜開眼，就覺到身上不知誰還給她加了一層薄棉

被，坐起來纔看到，原來是睡在她身邊的中年婦人分給她的一半。這時，那像母老虎一般的女看守，又大聲咆哮起來了，睡着的人都被她驚醒，趕快爬起來。於是一個一個地坐到便桶上去。她想不到，一切都是這麼突然，像一場惡夢似的；尤其是那個吼着的人，她一直以為是舞台上誇張的寫法，想不到會真的有這樣的人。身邊睡着的中年婦人也起來了，向她露着憐憫的微笑，她很自然而然地流着感激的目光；可是她們誰也沒有說一句話。這時候那個柵欄門打開了，那個矮胖的婦人迎着她的面伸出她那短粗的食指：

「該是你去倒便桶！」

正當她不知道怎麼纔好的時候，那個中年婦人默默地站起來，走到便桶的旁邊，那個女看守人大聲喊：

「你去幹什麼？」

「我替她去倒，」

「應當頭，又不是你的事，怪不得你要坐監獄了！」

「難中的人自然要幫助難中人！」

這却打動她，眼睛突然糢糊了，她強自忍住要滾下來的淚珠，這時候她又拌着那倒空的便桶回來了。

跟着一大桶灰色的稀飯就送進來了，還有二十九個殘破的碗，每人拿了一只到那桶去舀，她從那個中年婦人的手裏接過來一只，呆呆地不知做什麼好，還是那個中年婦人說：

「去吃一點吧，要中午纔有得吃呢。」

她順從地把那只破碗到桶裏舀了一下，當她拿到嘴的時候，不斷地從那缺口流下米湯去，許多大老鼠早已聚在腳下爭着舐食，那個女人可好心地和她說：

「小心點，要那個鬼看見她又要死呀了！」

可是那股強烈的霉臭，使她打了一個嘔，她急忙又把殘留的飯[illegible]

「要吃點呵，我就是爲這臭米纔來到這里。」

「我簡直吃不下去，——連聞也聞不來。」

「唉，我們窮人連這臭米也摸不着！」

她一面說，一面吞着，過後她纔告訴她，她就是因爲搶了大納糧囤積的陳米，被捕進來的。

「你爲什麼要搶？搶自然犯法了，」

「那里是搶，搶的人打開倉早已成筐成籮地挑走了，我看了半天，我看好多婦人家都跑進去，我也進去用衣襟兜了不到二升米，我就給抓住了。」

[illegible]了她簡直滯了哭音說着，隨後又喃喃地好像在自語：[illegible]

「誰叫我會餓呢，早不去，晚不去，[illegible]得到這裏住下來！[illegible]

[illegible]是對着[illegible]，[illegible]

敵人看着蓋開倉放糧，如今害道翻了那些挨餓的[illegible]臭撞爛掉，看着我們這些窮人挨餓，要不是我那兩個娃娃，我還不得冒這險，不說犯法，就是臉面也下不去哇！真是餓狠了，纔來這麼一下，唉，這多天還不知道兩個娃娃家在外邊怎麼過日子！」「先生是個女學生兵呵」，怎麼也搞到這里來了？」

「我不知道，我纔到××來，想不到就把我送這里。」

「真是個不清不白的世界呵，沒有好人走路的，先生你看，在街上的都是你搶我奪，老實人硬是活該擠死餓死，像我們這起人還算不得什麼，像你先生讀書識字的，也給丟到這種地方來，真是活作孽！」

她沒有說什麼，可是她的心早溶漾在悲傷之中了，她幾年來一直和敵人相對，還沒有遭受到一點損害，這次遠迢迢地跑回來，原是想使身心得到短暫的休息，不會想一下子就掉到這里面來了，沒有一個相識，沒有一點同情

，誠對她是陌生的，也沒有人會知道她回來了；却在這冷酷的受難的所在，遇到那個中年婦人，要不是那個兇惡的女看守，她早就要伏到她的懷裏哭起來了，那個中年婦人像是看出點什麼，拉着她的手。輕輕地撫摸着，她也帶着紅眼圈說：

「不瞞你先生說，我們的大妹就是在前六七年跟着一支軍隊走的，前年還寄過一張相片來，就跟你先生一樣，穿着老厚的軍服，還笑呢。她是在，在好遠好遠的地方，一封信就走了個把月；這陣是連個音信也沒得了，我生怕她在前線給鬼子打死，或是這麼不清不白地丟到這種地方；唉，哪一個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這樣來是喪陰德的喲！」

她雖然不知道什麼是陰德，可是從她那神態上她得着一份安慰，那是老早遺忘了的，屬於慈愛的母親的；眞要是母親還活着，看到她關在這裏，母親不知道該怎樣悲傷了！如今，還在爭鬥之中的只有她，沒有母親也沒有親

人的一個人。她突然感到人世的淒涼來了。

三天後，將近中午的時分，忽然那個女看守大聲地叫着她的名字，說是提她出去審問，她不知道降臨的是惡運還是幸福，那個中年婦人又低聲又溫柔地說：

「好了，你總算有個出頭之日，我們一直關這許多天，連一句話也沒有問過。出去了莫忘記我，看，有什麽路子搭救我一下，也算我們相識一場。」

「我記得的，我們再見吧，——」她把手從她那緊握着的手中縮了出來，走兩步又回頭微笑着向她說「——說不定我一刻又回來了？」

她都不記得是怎麽走進來的，因爲那是在黑夜，她想不到彎曲曲彎彎着那麽一大節路，路的盡頭是一個小院落，陽光照得她有一點暈眩，她像要倒下去了，可是一個瘦長的身影使她的精神得到依憑，她用盡了力量叫着：

走。

「季青，[illegible]……」

那個發[illegible]的人走[illegible]到她的身旁，扶着她走了幾步，[illegible]說着：

「你去吧，我是來看你的，我來保[illegible]你出去，手續都弄好，只要你去回幾句話好了，[illegible]你。」

可是她不相信這是真實，她不相信那真的是他，她也不相信這幾天的日子，一直關她的又得到自由，拖着木然的軀體，走到階下來，一下撲到他的懷中，她從意識到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孩子一般地大聲哭起來了！

他們只是面對面呆呆地坐着，從那被握的兩隻手，得到一些溫暖，可是並沒有使她的心恢復原有的活躍。她真是疲憊了，窗外又撒下一層灰黯的暮景。

「我們到外邊去走走吧！」

「不，不，我就要這樣坐下來，你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我在那里？」

「我看見你的——」

「你怎麽會看見我？」她驚奇地問了一句，接着又半羞澀似地說：「那你為什麽不叫我一聲。」

「你不知道，我也在那裏。」

「為什麽你也在那裏？」

她猛地跳起來了，不知是在質問哪一個假的，她的眼睛又瞪起來，可是他溫撫着她：

「因因，他們既能把你放到那裏，當然也會把我放進去的——而且當你進去的時候，我已經住了半個月。」

「你為什麽，你為什麽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等我釋放出來的時候，我的婦長官用汽車接我出去，要我在他的公館洗澡，理髮，換衣服，他還很和藹地說，因為我年少氣

勝，總要關我一個月，但還好心地告訴我，這樣將來就可以做大官，他再向我保證，說他年青的時候也關過。

「不要聽他亂說，——」

「他也許說的是眞話，可是他忘記了，他是想做官的人，我可不是，我丟開自己的事來擔任這種職務完全因爲愛國心切，我並不像他……」

「你是這樣和他說的麼？」

「沒有，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爲什麼不說呢，說給他聽聽，要他們知道我們青年人的心！」

「知道又有什麼用，他以爲他有他的苦悶，我們的同事，都不大聽他的命令，他又辦不了他們，因爲他們都有背景。我可什麼都沒有，我只有愛國的熱誠，他就只想犧牲我，他想樹立威風，不但要我怕，也要別人怕他，可是他再也想不到，——」他頓了頓，喘一口氣又接着說：「我看透了，回來

之後，我又寫了一個辭呈，跟着我就設法探聽你的消息，幸虧我有一個親戚在×××部，我就托他設法救你出來。」

「爲什麼你的朋友不能救你呢？」

「我們情形不同，他們算是代我的長官執行禁閉，什麼人也管不到——可是我的朋友們也算救了我，因爲知道同事們都代我抱不平，他們纔放我出來，還怕我刺激他們的情感就要我穿得整整齊齊的和他們見面，好像我一點也沒有受到苦。

「我眞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他們相對激動地抓着手，沉默又落在他們的中間，天是漸漸地黑下來了。

他忽然像想起來一件極重要的事很興奮地說着：

「因，你看見沒有，是有一尺多長的那個[illegible]的大老鼠，——」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它有一天還證我，」

「就是官，就是官，犯人們再三告訴我，說動官不得的，連心裏也不能罵，說它是獄神，誰要得罪它，準保沒有好處。

「那我不知道，不過它眞可是又肥又大，總有三斤吧！」

「它吃得好，我看它比犯人吃得還好，」

「它要是吃得不好，會把我們都吃下去的，」

「它眞是要把我們吃下去了！」

他慼哀地說着，兩個人同時又陷在無望的沉默中，周遭全是冷酷的，只從相握着的手裏傳來的那一點溫暖，可是焐不了他們的心，春夜的花香從窗外飄進來，他又像記起來似地說：

「因，你記得麼，我們在前方×戰區遇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花香，」

「」

「我記得那也是一個春天，不斷地下着雨，道路是泥濘的，——」

「我們沒有說過幾句話，是不是？——」

「有一次我陪你走一段路，微雨下你沒有帶帽子也沒有撐傘，我只是註視着你頭髮上細微的水珠，我好像在那裏面尋到我的一生，在那裏面找到了世界，——」

「因，你為什麼不說話呀，你忘了麼，你忘記我了麼，為什麼你一句也不說呢？——你厭惡我了麼？」

他像是受了委曲般地說着，她只緊緊地抓着他的手，戰顫的語音說：

「不，我只想哭……」

她還沒有說完，就伏在他的胸前哭起來了，滾熱的淚水一直淫透他的襯衫，他強自說着：

「哭什麼呢？一切不幸不已經過去了麼？忘記那些吧，好像我們做了

一場惡夢——」

「那不是夢啊，我的夢是美麗的，那是現實——」

她一面哭着一面說，她的抽噎震動了他的心胸，他也忍不住流出淚來了。

「我不哭，因，我有的不是悲傷……我只有憤恨！」

「我們走吧，我們走吧！」

「什麼地方去？」

「我們還是回到前線去，讓我們就死在敵人的手裏，讓我們為我們的土地國家而死，我們不吝惜生命，可是我不願意忍受這種摧殘，你不記得古人說過麽：「死在敵人的鋒刃下是不足恥的，……」

「好，天亮了的時候我們就走！」

他們勉強地站起來，抖落幾滴的淚珠，一個身軀緊貼着一個身軀，站在

胃口鄙甚，無視樓窗下明亮的燈光，妖怪無恥的人羣，他們只看定了暗夜裏閃在天邊的遙遠的星星。

三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我，正如一個朋友所說，是隱居在這山鄉間的。我并不是想超然物，無視衆生的苦痛，實在因爲這些年來，身心都疲憊了，不得不在這悠閒的所在尋求短暫的休憩。默觀晨夕的太陽使左右的山嶺閃着輝光，靜聽夜來的風雨和林樹的嘈嚷，我的心似乎浸在和平之中；但是我卻不斷地被惡夢所擾。當我張開眼來，彷彿一切又都平靜了，好鳥在枝頭跳躍着，無星的藍天張在我的頭頂上。「生命還是該祝福的！」這時我會這樣想着，我不是一個教徒，我也有一副虔敬的心，當着許多人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而我還能安好地活着，我就不得不滿溢着感激之情了。可是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上午才收到的一封信，那筆跡是陌生的，那人名卻不陌生，他說或許我不記得他的，他還是我的一個學生哩。他是最近纔知道我也在這裏，高興得幾乎從床上

跳起來，想來看我又因爲走不動，所以希望我在方便的時候去看一看他，而且還說起用充滿了熱望的心在等待着呢。其實他說錯了，我不只記得他的名字，我還記得他的面貌。三年前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我認識他，那時候他有一副高身材，紅潤的膚色，因爲生活得很優越的緣故，身心都顯得很健康。

我是不會使人長在等待之中的，我想去了，把那空着的屋子鎖起，我就一個人在大好的春天的公路上趲行。一邊山，一邊水，兩列青綠把我夾在中間，我也是感到很爽暢的。當着我的額上沁出一點汗，我有一點疲勞也有一點喜悅，原來我已經走到我所要到的地方了。於是我探望着門額的號數，我所要我尋的原來是一座籬笆門，纔跨進半步去，一個激動而虛弱的聲音就迎面響着：

「先生你果然來了，你果然來了！」

我的一雙手被兩隻纖瘦的手緊緊地握着，我望着這個人，一時說不出什

麼話來，要不是他那麼肯定地拉住我，我一定要說他認錯了。他所顯露出來的也許是在我記憶中所看不到的，他的頭髮脫落了，可是唇間却生着短髭，他的眼睛大而無神，臉色是青白的。

「你不認得我了，是不是？先生，我—病—了。」他拉長了聲音說，然後喘一口氣，接下去：「從去年春天一直到現在，我沒有好過，不要說你，就是我自己照鏡子的時候也不認得了！」他苦笑着，眼睛好像有一些濕潤，「我今天勉強出來的，太陽好，又沒有風，纔坐到外邊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我還是說不出什麼來，只看他所坐的地方，陽光倒是好的，一堆腐爛的垃圾做了青草的肥料，幾隻小飛虫還在那上面嗡嗡着。

「我眞想不到，在這裏還遇見你，我們到房裏去坐吧。」

於是我就隨着他走進他的房裏去了，也許是在強烈的陽光下的時間太長久了，一步我就跨進了黑暗。過了幾秒鐘，我才分出這裏是桌椅，那裏是床

體，——」而且在那床舖上的一堆棉絮中間我看到一個光亮的頭頂。

「這就是我住的房子，——」他斷過頭望着我說，「不，是我們同仁的病室，不過我住得最長久就是了。」

我不敢想像這房子住長久該是什麽滋味，只是那雜亂的情形，惡濁的氣味和幽暗的光度，還有那好像在冒着汗的三和土的地面……他殷切地讓我在他的床邊坐下，還爲我倒一杯開水，我接過來就用兩隻手捧着。

「先生，你爲什麽要到這地方來呢？這不是一個好地方，我就是去年撤退到這裏生病的——不，到這里之後更沉重的。」

「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麽病。」爲了安慰他起見我又說了一句：「我看你的臉色倒看不出來什麽的。」

「是麽，先生？——」這話却引起了他衷心的喜悅，他像孩子般地笑着，露出來兩排白牙齒，兩頰間也起了一點紅暈，突然他又好像被陰雲籠罩

顯得黯淡起來，聲音也低下去：「現在我知道我的肺真是不對了，我咳嗽，下午有一點燒，人也愈來愈不像樣子。」

「你不要這麼想，你的體格不會生肺病的。」

「我不是不這麼想過的，都是這一次逃難，到了×城沒有地方可住，我走了一夜，受了風寒，後來就不對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那不是肺血，我相信是胃血或是氣管出血。」

「那你爲什麼不請醫生看？」

「那是什麼時候呀，日本鬼子正追在後面呢，那些醫生早帶着他們囤積的藥品溜掉了！可是我知道，不管怎麼說，血是多吐不得的，所以我們從×城坐車出發的時候，我就備了一包鹽，一路上吃下去止血，倒還好，血沒有吐，可是我的心裏總在想我快變成鹹肉了，到了這裏，我的舌頭全黑了。」

他停了停又說：「可是這個鬼地方壞透了，天氣總是潮濕的，這才傷害了我

的肺，現在我是真的得了肺病。」

他說：「你也不必這樣想，就是肺病也沒有關係，只是需要時間和要錢也就是了。」

「先生，可是我哪里來的時間哪里來的錢呢？再說別人在前線和敵人拚個死活，我却躺在這裏，白白地消磨幾年的歲月，這我怎麼能忍受得住呢？你不記得我畢業的時候去看過你麼，那時候我就告訴你我要到沒有人肯來的××，我是一個戰士呀，我是要用我的命和敵人作戰的；沒有想到，敵人打不倒我，病打倒了我，我眞是氣急了，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頓，爲什麼我這樣不中用！可是有的時候我又要痛哭一場，——」

那時候他雖然沒有哭出聲，可是他已經把臉埋在手掌裏，許久許久都不拿下來，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想好好安慰他一場的，像一個親人一樣；可是我那時却顯得異常拙笨，只在寂靜中聽着他低微的嗚泣。他又斷斷續續地

告訴我，說他還是[illegible]的，有關封他固然很好，而事對他也不差，最可感激的還是他的大哥，大量地把錢寄來，才能用藥支持着與肺病搏戰[illegible]

聽着他的話，我打了一個冷戰，我忽然記起來了：他的信原來還是他的朋友代寄的，那中間還附了一張短箋，說是他病了，而且一向接濟他的哥哥在一件不幸的事件中被關到獄裏，好像還會有生命的危險；可是他們一直瞞着他，不敢給他知道，怕影響他的病；所以他的感激的笑容反倒在我的心上塗了一層黑影，我還有什麼好說呢，我就只得木木地坐在那裏了。

就是坐在那裏，我被他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來了。他就說：

「先生的事怕一定很多，你還是請去辦事吧。」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雖然這樣說着，可是我却站起來了，這時候我倒走得很熟悉，可是當我跨出門去，陽光反是那麼強烈地刺着我的眼睛。

「你回去吧，外邊對你不大好，留心養病，過些時我自會看你的。」

「先生慢走，你不必來看我了，——」他說過這一句，過了些時，或放低聲音說：「那麼你有任到這裏來坐坐也好，我是太——太寂寞了。」

「我會來看你的。」

我衷心這樣答應他，於是我獨自向前走了；可是我總像是看見他那蒼白的臉，耳邊也總像聽到他那沒有氣力的低語，我更想到一個在遠處的朋友，另外的朋友從信中告訴我說他已經不能起床了，而且喉嚨已經失去音聲，他只能躺在床上和人筆談，他的性情很暴燥，可是感情又很脆弱；這使我想起來當我在兩年前看見他的時候對我垂淚的情態。雖然在他們的中間有八千里的路程，卻全被黑色塗滿了，我的眼前不再有素白的山水，不再有搖曳的花樹，失去了生機，失去了歡快，只是一片黑，一片黑，而前我就是在這黑路的邊沿上向前走着走着……

看的時候，我便這樣看著那個倉促的身影，她有上高而大的身材，可是我還記得她有上
「哥說著我的臉，她還有二顆黑溜溜的眼睛，她的長髮把她的臉顯得更長些，
她時時的注意著我在這心裏中演做出的姿容，在這種陌生的城市中我忽然看到她的
的背影，奇怪的，一轉眼她就消沒在這人叢之中了，所以我當時告訴我說她死了的
時候，我就絕對地認為錯誤，於是我就告訴他，說兩三個星期前我曾經在這裏遇到
她。
「你的話不錯，兩三個月前她是到這裏來過的，不過可是回去之後不到兩
星期便死了的。」
「什麼病呀？會死得這樣快的？」
「她是被人殺害的，事不過如此說道。」
「阿，[illegible]」

「死得慘極了，被人殺死之後還截做幾段丟在井裏，——」

「可到底是爲什麼呢？」

「誰知道，那些誰也不想知道。她的孩子們都還小，不要說不懂得追究母親被殺死的原因，甚至於連對母親的一點記憶也不會存在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裏，彷彿吞了一把鋼針，不上不下地卡在我的心胸間，吐出來，咽不去，或是像石頭壓在那裏，對我都是苦痛的，在這苦痛的人生中，不知道是哪一個狠毒的人又加濃了它的顏色。

據說她從前曾經快樂過的，但是當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棄婦，是兩個孩子的無告的母親。她自從把愛情呀婚姻呀的事看開甩在一邊了，她帶了那兩個可憐的孩子，租了一間小房子，靠著勞力去換取生活，不只爲了自己，還要依靠着這點在困苦中維持着一家的用度。

當我離鄉到城裏的時候，她就帶着孩子搬到了鄉下來，因爲她的那塊田地，被一個土

[illegible]借去用，因爲她不肯，就藉端來抄她的家，她最後的一點積
蓄都搶去了。[illegible]哭着對我

「[illegible]。要他去說一下子，他們自然不敢再欺
負你了。」「[illegible]？」

[illegible]知道××不對我好了，也不會管我的閒事，才這麼放心大胆
地來的。「我[illegible]說[illegible]用，他[illegible]我的事。」

她的話[illegible]我的友人的不平，就氣憤地說：

「[illegible]人[illegible]」

聽她并沒有幫着責備那個叫做××的男人一聲，也不抱怨，只是在那裏哀
哀地[illegible]
，顯出[illegible]、
[illegible]「我真不該，在這裏就哭起來了，這要引起你們的不高興，請你原諒我

吧。「先生真不錯，居然趕來了，」[illegible]的不高興，請你就忘了罷、聽出發洩她滿腹[illegible]的聲調來，可以但是我也只有做個沉默的旁聽者，因此我既然不能[illegible]，我[illegible]就[illegible]她說道：

「這件事交給我，我一定給你辦好的，你回到×城去吧，免得你的孩子們沒有人照應。」她

「不要緊，不要緊——」她囁嚅地說：「那兩個大的會照應自己，兩個小的我帶來了。」她說

「怎麼，你還帶兩個孩子來？」

「我的朋友願將非常[illegible]手。」

告訴她：我知道這件事[illegible]不容易[illegible]可以辦妥當的，我就帶出兩個來，要不然我[illegible]，因為她不肯，[illegible]來[illegible]的一[illegible]

出[illegible]應該[illegible]滿了[illegible]看，是
苦[illegible]了兩[illegible]，等幾天我就給你們信[illegible]。
[illegible]我的朋友[illegible]他和很多[illegible]來，他又[illegible]
一點合理的分內的事不會沒有辦法的。於是我就看到她那穿着藍布衫的大身
軀，穿過纏着蔦蘿的小紅花的籬笆門出去了。
[illegible]的是[illegible]開[illegible]，看到[illegible]子，所以[illegible]
我想不[illegible]的事就可以順利地解決了，害人的，欺壓別人的總該受到他應得
的[illegible]她就可以[illegible]着她的[illegible]和她兩個[illegible]的孩子相聚，過着喜樂相
共的[illegible]，我也是非常[illegible]的，不可是[illegible]從此沒有再來了，[illegible]
[illegible]沒有人[illegible]，直到[illegible]，[illegible]偶然地留到她那
倉[illegible]的背影。
[illegible]是[illegible]平平地[illegible]街，[illegible]是[illegible]着向[illegible]的，我

雖然沒有家了，可是我還有一個住處，我一路上總是想着她住在什麼地方呢？她[illegible]是不是隨她到更遠的這裏來？我總想着在倉惶的人羣之中，她是最倉惶的最淒慘淒涼的一個人，我難過地分[illegible]哀[illegible]出的時候，現在她的悽慘的消息來了，我和她原是不相識的，前些我接受了新的[illegible]者的熱情，我許多許多都說不出話來，過後我却突然叫出來，天啊！誰救了她呢，誰殺了她呢？！

我[illegible]，我却是喊給她的相識者們聽的，我是喊給人類聽的[illegible]。

[illegible]他們的，這幾個月中間，他們自己都守着緘默，我又何苦[illegible]許[illegible]，當他們偶然遇會的時候，我早就看到今日的陰[illegible]，我還是說了。這會引起男的惡意的侮

蔑，女的也只爲我倆性格懸殊，對人過於苛求。可是想不到時間是這麼可怕的東西，一眨眼間我又聽到她這樣說：「我還有什麼呢？如今我真是什麼也不希望了，只希望不在我的面前說大話，使小心眼，讓我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生活，也就是了！」從這就可以體味到她生活中的甘苦來。

現在是，甘苦也說不上了，他像十年前那麼容易把撿起她來，又把她丟開了！

如果你知道她是一個多麼善的人，多麼值得人尊敬的姊妹般的好女子，你就不會以爲我爲他們的事焦灼，不安，終於還是守不住沉默是過分的了。

在世情中翻滾了這多年的我，反倒解不出爲什麼他們一定要有這樣的收場？在初，也許是這樣想過的，既然看到他們鄭重快樂地結合，便以爲回頭人真的有一番澈悟。許多人全爲這喜悅，因爲這是對人們，對她，對他自己全都有好處的，他還不是一個十足的惡人，他是在自信，誇大，自尊，驕傲

，天真，任性，好學，炫耀，勇敢，粗暴，貪婪，膽怯，……這許多性情中浮沉着。他十三歲就看重自己，十四歲就是他很容易忽略別人的。

但是因為嘗爭的誤會，我算不得他們的朋友，連我的之間也斷了音訊，這我并不奇怪的，因為我了解女人，她會自自然然地接受他的影響。還是另外一個和他們往來較密的朋友說起來，當大家對我有不滿的批評，她總是替我辯護的，其實她也并不是站在我的這面，不過顯出不滅的真理而已。一個男人所做不到的她做到了，自然引起我衷心的感激，可是當我們相見了的時候，她還不放過我，把我着實地罵了一下。

可是我們都投進這戰爭的洪爐中來了，他們是從北方，我是從東方，我跋涉了萬千里的路途，在西方的一個大城市中我們又相見了。恰巧我們又都住在那個離城六十公里的警備區的對河，上石指山，走五里路，一座孤吊吊的

太[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他[illegible]會[illegible]留下
目，這時我們都[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又是我[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他不知道[illegible]怎麼樣，而[illegible]是一個[illegible]有[illegible]會和
我說：
問題：「不[illegible]你[illegible]別人[illegible]得小氣[illegible]」
一些，她是[illegible]她說著[illegible]時[illegible]我[illegible]的，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illegible]我[illegible]她
來，[illegible]女[illegible]的[illegible]便[illegible]
說：「沒有人會說你小氣，——」
[illegible]她[illegible]我說完，[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一個女[illegible]你小氣[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不了和[illegible]一些[illegible]們會
[illegible]我[illegible]在[illegible]之[illegible]

麼都看不出來的，她成天地忙着，就是相對的時候也沒有甚麼話，儘管[illegible]

聽也沒有聽到他們的爭吵，倒是我，有時免不了和他相爭，爲一些事我們會紅着臉大聲地辯論。因爲我只是在[illegible]的面前低下頭的，這時候就有人[illegible]他強着脖頸爭論，我也重複着我的寂寞。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她就會對我說：

「你眞呆，和他爭什麼呢？讓他自己去說好了。我要是和他爭，大約這一生也爭不完的。你記得就是了，他頂好[illegible]他們的家人[illegible]再[illegible]他們的同鄉，此外世界上就再沒有好人了。你理他做什麼呢？不耐煩你離開他，省得心煩，你怕還做不到，我是早已做到了。」

我尊重她的靜默，可是他還是不斷地找到我的頭上來爭論着[illegible]什麼問題[illegible]目也沒有了。[illegible]他就會把他才從香港[illegible]來的[illegible]在我[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人。這樣，他還會隔着窗子

告訴我，[illegible]要的實證，[illegible]抬起他的腳來，要我看清他的鞋底并不是[illegible]的[illegible]。

他[illegible]聽見了這些條事，[illegible]他一次，如果他看到一朵花，那麼他就會很快地斷定這花是前此未有的，最美麗的花，而且為了他兩週後的生日，他會[illegible]自己，自然就容易忽略別人；可是想不到的是[illegible]可以給他一生幸福的人也被他忽略了。其實，這也應該是當然的事，他很久以前就說過凡是易於得到手的，一定不會長久。

會使人們關心的卻是她，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她真就一直守着緘默麼？她沒有向[illegible]或是對他人說過麼？曾經有什封友人的信說到她在結婚後很快樂，[illegible]生活於她還有些什麼快樂可說呢？這我是可以推想的，但我想他可以知道她不會覺得[illegible]的最[illegible]

[illegible]把[illegible]看[illegible]是她[illegible]

許[illegible]我一看，因為我比她更早地看到這結果，[illegible]了的時，
心）她也會把人生看得更空了，這我倒以為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從前[illegible]她這些
實情填補她的空虛的幾個人都已散居四處，不能給她些微的安慰，而我們這
些人，雖然和她相距極遠，也同樣分擔了男人的負擔。在這一點上，我們沒
有話說，我們也很憤慨會有這樣的人在我們的羣中生存着，尤其是他活得那
麼好，活得那麼一點也不覺得羞慚！難道要讓別人為他代流麼？是的，
我哭了，寫到這裏的時節我哭了，我說不出我流的是憤怒的眼淚或是同情的眼
淚，只是為那件不幸的事我悲傷着。

不要以為我只是說給你一個旁人的故事，[illegible]到我這裏來的時候，臉色
真是像死人一樣，氣咻咻地說：
「又來了，[illegible]……」

還不等我回答她，她便一聲不響地進入我的內室去了。這時，那個愛瞪眼睛與人的她的丈夫已經在我的窗前出現，我就趕緊把我的鋼筆停下去，若無其事地看我的書，我知道他不會闖到我房裏來的，可是這一次他往返地在我的窗下踱步。一兩次以後，他把他的臉緊貼在我的玻璃窗上，把鼻子、嘴唇和臉上的肌肉都壓得扁得怕人，當他第二次這樣做過之後，我就不耐煩地把窗帘拉下，再過些時，我聽到他的腳步是漸行漸遠了。

一切都是寂靜，躲在我房裏的人也沒有一點聲息，我還以為她設法出去了；可是當我正出神地看書的時候，她又輕手輕腳地走出來。當她低聲叫着我的時候，我纔覺察到，就請她坐下。我們雖然是鄰居，可是她一直在外面讀書，一年纔回來一次，這一次，倒不是假期，她爲什麼回來，不必她解釋我也知道的。這時她的臉上起了一點紅色，尤其是她的眼睛，顯然她是哭過了的。

道：

「我眞想不到，他變成這樣子，——」她低低地說，「他的同事寫信催他回來，我都不相信，我總[illegible]回來，我就什麼都相信了。可是我起先不相信這個世界。×先生，你知道從前他可不是這樣子，他，他：——」

我點點頭，她也低下頭去，抽噎着，我用什麼話來勸她呢？我知道他們原來是一對好夫妻，男人是學化學的，在校裏還得過金鑰匙，女的做了許多年教員，最近才到大學進修。可是不知爲什麼，一來，他會神經失常了，在外邊還看不出什麼來，只要一跨進他的住室，就什麼都不對了。陪伴他的朋友已經無法可想，只用信通知她，她是頭一天才從××帶了兩歲的孩子回來的。

「——我回來了，他就說我們帶來邪氣，他說這樣就會害死他，他就要我和孩子坐在旅裏，身都掛了鏡子，動也不許動，一直坐到今天。——」

「你就聽從他麼？」

「怎麼辦呢，×先生，他又是一個病人，我只得暫時就他，本來通信的[illegible]

時候，他已經告訴我他正在研究中國的相術，發現許多奧妙的原理，和外國的一些數理相通。他想再加以深造，就可富強國使世界改觀。當時我也不怎麼奇怪，不是儘有許多留學生好這一套麼？誰想到他會變成這個樣子！他現在一舉一動都要卜卦，他自己說過去未來他都能算得出，他還常常坐在那裏瞎說，他說他隨時看到一些神、仙、鬼、怪，………」

「方才是你同他爭吵麼？」

「不是，不是，他說要領我們到天堂去觀望一下，誰想到他原來是把繩套懸在門上，想吊死我，那麼我就趕緊跑出來。」

「那麼你的孩子呢？」

「噢，我的孩子！」她尖銳地叫了一聲，便倉惶地闖出去，隨着我就聽到她大哭的聲音。我知道有了什麼事，我再也忍不住，走到她的房前，我看見她抱着那個已經死去的孩子，在那裏不敢聲地哭着，我本來想進去說幾句

[illegible]已經死去的孩子，[illegible]

話的，因爲鄰居的一些女人們已經吱吱喳喳像一羣烏鴉，我就默然地退下來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盤算好了，只要我見到她就立刻離開他。

後來我看到她和他一起去葬了孩子，又是一起走回來。過後他們又是一起走去，一起回來，很自然地說笑，無論怎樣我的話總不便當他面講的，我就一直也沒有得着機會。當我看到她也那麼笑着的時節，對兩個人不同的憤怒在我的胸中抵消了，我想：別人既然那麼快活地過着日子，我又何必去說呢？可憐地只是那個無知的孩子，她不知爲什麼被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又不知爲什麼被殺害了；我想到這裏的時候，我的腦中就又閃出一瞥的印象：他那胖胖的有一點呆鈍的臉，還有那一頭濃密的黑頭髮。——他死了也好，我有時會這樣想，我看出他長起來不過是一個忠厚老實人，而這世界是沒有老實人的路的。

沒有[illegible]天，我的用人[illegible]告訴我說那位瘋了的先生，昨晚把毒藥下在

會害，而得別人會害她，沒有喝下去，否則又是一條人命！

我聽到這話，幾乎跳起了；可是我還是按捺住，我想，如果我有機會我要告訴她：他不是什麼神經失常，無非是想害死你。你實在應該早離開他。這幾句話我想定了，就是當着她那個男人的面，我也可以講的，不巧的是，從此後一直有好幾天我都沒有看見她，我想她或是已經離開他了，我也兀自為她暗喜。可是過了幾天，我又看見她頭上纏着綳帶委弱地回來了。問起別人的時候才知道這些天她是住在醫院裏。

「她是病了麼？」

「不是，不是，就是那天他們去看他們孩子的墳的時候，當她正俯在那裏哭的時候，他冷不防一鋤頭，打在她的頭上。她就昏過去，滿頭都是血，被人從山上擡下來。」

「那個男人打死了？」

「她是被人打死了」，就趕快跑開，還是一個過路人把她扶到醫院去，會診才[illegible]院。」

其實

「這是什麼瘋病，分明是想殺害她！」

我激憤地說，告訴我這回事的人也同意我，我們還計劃邀集我們這許多人為她作證，要他們離開，還要把他丟在獄裏，使他承受應有的懲罰。

還沒有等我們實現我們的計劃的時候，兩天以後，我看見她一個人帶了簡單的行李走了。我極高興，我趕着跑過去，用我那拙笨的嘴祝她的果斷。可是她并沒有露出一絲笑容來，還是那麼平淡地告訴我她是回到學校去的。

謝。

「當然，回到學校去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從此，你什麼累贅都沒有了，正好把全副的精力都放到學問上去，我預祝你的成功。」

她雖然是有點呆住了，不知怎麼才好，要過一下，才勉強在嘴角上顯出苦笑來，[illegible]：人會被[illegible]，沒有[illegible]去，否則又是一條人命！

頭，毒素傳遍了全身嗎？他還活着，還住在醫院裏，我希望他不久會好起來，我相信他會好轉的，」她最後說出來地……

一向她說過後，很不禮貌地同我告別就走去。這一下，我倒呆在那裏了，一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之後我還呆站在那裏。我那沒有着落的情感一直到我把這件事情寫在這張紙上，不像有了著落。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知道誰是這個最不幸的人？是他？……是那一個？……[illegible]，可是他早！」

「你能說他是一個無用的人麼？或者說他是一個懶惰，不求上進的人？有時候經過他的窗下，或許會聽到一個女人這樣尖聲地罵着，過後你也許看見一個人默默地走出來了，說不定你看不清他的面貌，因為他深深地埋着頭在走着，你僅能看得出來他的身材不太高大，可是他的背脊傴僂了，他用遲緩的腳步走着，像那樓裏的衣裳透過來金子般的陽光。那女人尖銳急促的斥責在

他的激憤嚷着：

「你懂得哎得嘲嘲賤，呼嚕不像自己的麥兒養着他，你研究的那門子生物學呼！還不如去做磨斤呢，養豬，殺豬，解剖——解剖有什麼用！別人誰不求一個發達，你總是教這門子死書，——」看見那個被罵的仍舊是低着頭走路，於是又加重了語氣：「——好了，你去吧，你去死吧！沒有你我也是一樣！」

然後，門杯的一聲關了——這好像全世界都朝他關了門一樣。可是他早已被這個女人磨夠了，他的感情早已像一池死水——六年抗戰就是六年的折磨，他實在也沒有那麼多的精力去對付她了，他只是照舊挪動他的腳，走到一向慣坐的水邊方石上，就那麼坐下去了。

這樣，總是在水面上你看到他的面貌了，首先使你迷惑的是不知他是壯年還是老年？那他的鬢髮蓬亂不合的那麼多糾紋使你迷惘。你儘管去猜吧

。——他是不會留意到別人的，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裏，兩手托着下顎，俯瞰着靜謐的水面。起初他也許覺得極其寥凋，漸漸地他會注意到在水裏掙扎翻斗的一隻小虫，或是水邊浮來的一點綠萍。於是他又忘記了自己，把自己又整個放到生物那上面去了，是的，他忘了自己，忘了別人，別人也忘了他。當他感到飢餓或是寒冷的時候又踱回家去，迎着他的還是那張冰霜一般的臉。就用那拖長了的枯音說着：

「你——還——是——回——來——了——」

他不說什麼，走到床邊，抱起那個不滿周歲的孩子，臉貼着臉，才感到兩行熱淚正從頰邊掛下去了。

「你放下他，你放他——」

那女人會像一隻餓猴似的撲過來，奪下去抱在她自己的懷中，倒在床上一聲，在孩子的哭聲與嚎叫之中，又響着她的罵聲：

「你瞧一點配做他的爸爸，要是我，早就羞死了！」

妻，陷於[illegible]之中，又嗚咽的聲音：

他[illegible]在[illegible]不下去，把下唇放在牙齒中間咬了許久，還是忍不住地說了：

[illegible]、胸氣上——

「我怎麼不配做爸爸呢？」

「你想想看，你盡了做爸爸的責任麼？大孩子上不起學，小孩子吃不飽，我們這樣的是什麼日子呵！」

「有什麼法子呢？在這個時候，誰不吃苦，尤其是我們教書的——」。

「你就不會改行，教這份死書有什麼好處？噢喲，噢喲，不過是我們的患，許多人的生活還都非常好呢。」

「人人都苦痛，自己過得好有什麼好處！」

「你這就是無用的話，自己不會發達，還唱這許多高調做什麼？我也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這一套話用不着同我說，我只要生活好，什麼都不管。——」

「生活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你看，你多麼沒有出息！就說教書的，不也多着麼？別人都為生活打算，不是去掛一個差，就是做點生意，只有你，靠這一點死薪水喫飯，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這樣沒有用！」

「我是沒有用，我是沒有用，……」

「你真是一點志氣也沒有，說你軟，你爽性就癱了！」

既然知道自己沒有用，他，就再也不說什麼，只是在那個女人不停的叨着，一直到她自己也感到疲乏和沒有趣味，才自歇了嘴。可是這只是短暫的平息，等到她一想起來的時候，就會像被咬了一口似地叫起來：

「怎麼，怎麼，你又鑽到書裏去了，書能給你喫的給你穿的，說！」

還不等他揚起臉，手裏的一本書早被她丟到地上，再用腳踐踏着，他匆忙地趕過去，想去救起那本書，可是她早已乘勢[illegible]止，[illegible]」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我[illegible]不到[illegible]有你這個人，[illegible]……」

隨着她最後的一個字，她運足了渾體的動氣，[illegible]……於是他是真的被擺倒在地上了，他的臉更蒼白，他的臉上全是汗，他的眼睛也是濕潤的，……

何就是這樣過着日子的，果真有一天，如同她所說的，他一去不回來了，誰知道他把靈體交付給那裏，把他的靈魂安排在什麼地方呢？使我們[illegible]他，友人想念他，那個女人詛咒他，想使他在另一個世界也不得安，……可是還都不中用了，他什麼都聽不見了。」

「今日，他不在了，可是他也是無所不在的。你看那些要咬人的嘴和愁結的眉吧，像晨星一樣在人世中浮沉着呢」。

「當我讀過這[illegible]死者」一個殘破的[illegible]，沒有一件[illegible]，又[illegible]，像一

像是獅猴般地跳着，我真不知道是有怎樣的感觸在我的胸膛間騷擾着呢！在模糊的記憶中，我記得她是喜歡穿紅的，這一點和另一個女全相同，而她們相同的地方還正多，都很喜歡打扮，各有一張粉白的臉，那上邊是鑲嵌着黑色的瞳子，她們是與餅乾度日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她們，想不到一個竟有這樣一個悲慘的下場，那一個呢，最近我才聽說，在戀愛中着實地滾了十多年之後，做了一位有錢有勢的人的第五位太太，她們的歸場雖不同，總是不情願的呢？也許是從來所不曾想到的，也不知道是誰的力量把她們拖向這樣的結尾去？要我怎樣想像一個受了十五年教育的人會把自己當做貨品似地賣給一個可以做她的父親的人；更要我怎樣想像她竟是給男人一種恩寵而伸出來去的手，如今向着所有的人伸出去一支可憐地要錢？向衆人乞討。也許還比向一個人乞討高貴些，可是衆人是一條心的，一齊朝她關起門來，那麼她，連一個人的施與也得不着了，終於走上絕路。我也無法想像她怎樣度着最後的一

淵，不知道她想起什麽來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哭着，——不，她或許要譏笑的，她要笑她自己，笑這個世界，等到她的笑聲消歇了，人也就躺下去。

如果還不能躺下去，只好在這困苦中討生活了。這使我記起來我的朋友的妻子，他們是抱着拓荒者的苦心很早就去到一個邊遠的省分，為了這一次旅行，他還喪失了他的一隻殘廢了的腿，幾年來我沒有他們的音訊，可是最近忽然聽說他是被囚了，他的妻子在街上乞討，過着再也不能過的日子，我還説些什麽呢，真是在這萬千里之外，我的手既然伸不過去，我的話又不能響得那樣遠，我只得無望地遙矚着西北方，只希望有一天他們像奇蹟似地又來在我的面前，會許我這一些都是不可信的，他們還是安眠地歸來了。我想如果他有自由，她們會歸來的，有着東方是故鄉的信念，就是爬着也可以回來的呀？不是一個友人的母親，被饑荒逼出了家鄉，行乞了萬里的路程，才找到她那個孤困的兒子麽？艱苦怕什麽呢？貧困怕什麽呢？只要能回來就

有親近的人了，就有溫暖的手，火熱的心了。………

我早就知道她，可是我和她認識是極其偶然的，那是十幾年前，當我就要離開大學的時候，爲了國家的大事，我們有一個示威運動，憑着一股勇氣，衝進了當地的大衙門，弄得拿了武器的衛兵被我們這羣赤手空拳的人繳了械，蹤伏在門房裏，大老爺嚇得變色，連完全的句子也說不成。可是事情也就這樣僵下來，從淸早到夜晚，一個人也沒有離開，也沒有喫什麼，又過了一夜，還沒有天亮，有的人已經熬不住了，半躺半臥地伏在椅子上，一些愛裝扮的女同學，借路燈的黃光在塗抹脂粉，我只是一個人坐在黑暗的扶梯上，好像什麼都看見了，其實是什麼都沒有看，忽然有人推了我一下，還說

「請你坐過去些，我也要坐一下。」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也沒有看就讓給她一點地位。

「天還沒有亮，——」

「是的，我想快要亮了吧，雞早已叫過了。」

「還是這麼黑，我很不得一脚踢開它！」

這一句話驚了我，我側過頭去，只看見兩只發亮的眼睛，還有那模糊的面腴的臉型，我就冒失地叫出了她的姓名，她一點也不忸怩地說：

「是我，我也知道你，可惜我們在學校沒有機會認得。現在，——我們却認得了。」

我們就是這樣想不到地認得了，談了一些話，後來在學校也沒有再相見的機會，再後就戰爭開了。我的大學已經完了，就一個人住到一方的城市中。三五年間就是這樣誰也不知道誰地過下去了。終於有一天我得到一封信，筆跡完全是陌生的，折開來纔知道那原來也是我一個同學所寫來的。那中間告訴着我們的一個同學，被當做叛逆去到獄裏去了，她的父親不再要她

，朋友們不再理她，她是孤另另地一個人被送到××的獄里去，她雖然剛強，可是她需要朋友，問我要不要和她通信，寄給她一些書報？立刻我就記起她來了，就同時爲她寫信，寄書，通知那個寫信來的同學，我已經如他的意做了。

她的信想不到很快地回來了，充滿了感激的心情，她說她到了獄里以後纔懂得寂寞，而得到我的信，才懂得喜悅和可珍的友情。她告訴我不久還有信給我的，等到那時候再給她回信，而且不要提起這封信，因爲是托一個釋放的難友帶出來偷寄的，因爲每個人一月只準寄一封信。

幾年間我們就這樣通着信，和她通信帶給我一些不必要有的麻煩，可是我也不忍就此停止，因爲我知道她只和兩三個友人通信的，她的母親原來要給她寫信，給她的父親嚇回去了，因爲她是他官途的障礙，爲了前途，還正式在報紙上聲明割掉這骨肉之情。她的親友們多是一些富貴場中打滾的傢

伙們，他們早把她認爲他們的一個汚點，不去理也不屑一提了。我呢，我是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求，只是希望能爲他人增加一點幸福。可是後來想不到她自巳却寫了信來，說是要我不必再寫信了，因爲她又要轉一個新地方，不久也許可以出去，信來只是增加他們的誤會，反倒不好。在信尾她還肯定地說着：

「讓我們快樂而自由地相見吧，如果沒有你們，我不知道要怎樣來過這幾年日子，友情使我在絕望中生出新的希望來，……」

可是幾年來相互間的沉默，不但使我懷疑那新的希望，甚至以爲她也還受什麼意外了。我還是記着她，一直到她當我不在家的時候來到我的住所留下一張字條，又引起我殷切的期待：

「我終於出來了，不，我們差不多都出來了，這正是我們獻身的時候，在這裏我住不下去，我希望見你一面之後再走，明天我自會來的。

××。」

那正是上海近郊戰爭有了初步的結束，我也正在上海的窒息的氛圍中蟄伏着，我等待着明天，——一直是十幾個明天，她才來了，她告訴我她到別處去一次，所以要我等待了。她長大了，胖了，也白了。很像一位豐腴的少婦。他好像覺察出我在注意她了，就和我說：

「別人是在發霉處邊的環境中胖起來的，我們是在陰暗、潮濕、狹小的牢房裏胖起來的，我沒有事情做，只是坐在那里把一件毛衣拆了又織，織了又拆地不知有多少次，實在聽不到音響也看不到色彩的時候，我就注視陽光下的光線的光采，——想想外邊廣大的天地，我想不到我又在自由的天地中生存着……」

我覺得她顯得有一點感傷，尤其是那一天，我們正在街上遇見一大隊敵人從路上走過去，她一句話也不說，緊緊地抓着我的手臂，咬着下唇，眼眶

裏充滿了淚水。——可是那時候我也是氣憤得流淚了的。

她邀我一同離開上海，我也是要走的，不知爲什麼當時沒有和她同道。我晚走了幾天，當我到廣州的時候，我知道她又到長沙去了。

後來我才知道她原來在主持一個難民工廠，就是她和一個工人結婚了，以後又知道原來還是獄中的難友，在長沙大火之後，她到北方去打游擊了

最近在報上想不到看見一大節記載，關於一位大官的女兒，在北戰場上救夫殺敵殉身的故事，使我突然記起來那像是她，還是我不知怎麼記起她父親的姓名，纔更確定地知道那就是她。我嘿然了許久，然後站起身來，遙望着不可及的北方，她那健壯的身影在我的記憶中蠕動着了，由於那報告使我好像看見了她怎樣跳到她受傷了的丈夫的身傍，不斷地射擊，還用自己的身子遮住傷了的丈夫，於是一槍兩槍，……她自己中了六次，她就倒下去了

。我還好像看得見她那充滿了怨懟的大眼睛，她那咬得沁出血來的嘴唇，她勇敢地站在生死的邊沿上，為他人而犧牲……這是使人不得不崇敬的心念的。

可是在那記載的一篇評語裏，她敍述她所以能這樣，全是因為她的父親施教，常常時時指示，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而且早就把古今的女豪傑做為她的模範，所以她才能這樣不苟，這樣轟轟烈烈的史蹟。政府除了表彰她的事蹟以外，還獎勵她的父親教女有方，是給中國的父母一個好榜樣。

這使我好像吞進一口不合宜的食物，想吐又吐不出來的難過。如果有一個人把他和不肖的女兒的父女關係的[illegible]抄來，那將是一個絕好的諷刺了。但是我還以為人們卑夷她，但那并不是她的罪過；人們尊敬她，也不是她值得誇耀的地方。在人與人之間，總是隔了點什麼，不能完全了解的，這才是使一些人感到懣憤和不快意的。

我為什麼要寫出來這許多煩苦的故事呢？你們有的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生活得很好，無關他人的苦痛，更不敢正視自己的生活，不喜歡這不快的故事；有的被生活磨損了，在這一段生活中寫滿了不快，已經感到快要馱不起這人生的重擔，那麼我又何忍增加你心上的負累。我知道你們不會從別人的悲苦上得到自己的安慰，你只是煩惱地感覺到悲苦的生活無所不在，有心的人們逃不開它那無形的掌握，他人的不幸也正是自己的不幸。是的，我知罪了，可是我也正是這苦痛的衆生中的一個。現在，讓我好好說給你們一個故事吧，一個結婚的故事，這是應該用象徵希望和幸福的紅色塗在人家的門楣上的，從極小的記憶中，結婚就該是一個快樂的故事。

這結合原來是理想的，沒有一點虛僞，沒有一點不如意，如果你知道他們兩個人，你一定也要肯定地說他們是良好的伴侶。那女的是一個好孩

子，（不要笑我用孩子這兩個字來稱呼她，當你看見她的時候，你也會說她是孩子的，）只是有一點倔強。倔強還不好麼？在這個時代中，女人的倔強該是最高的美德，因為她有了堅定的心，外物就不能轉移她半分。而且也因為這一點倔強，才使她愛上那麼一個肯喫苦、不和世俗同流、做學問都十分努力的男人。你有什麼可批評他的呢？也許你看到他穿着破了的衣服，也許你看見他那沒有血色的臉，也許你看見他露着脚趾的襪子，……這一些，無非是貧窮，但是貧窮不正像黑影似地遮在我們一些人的身上麼？現在貧窮和罪惡實在是對立的，難道我們希望他丟開貧窮而投到罪惡的懷抱中麼？即使你有這樣的思想，你只要看見他那一雙發光的眼睛，稍稍突起些的顴骨，還有他那唇際剛強地鑽出來的幾根短髭，……和流露在他全身的不妥協的氣質，你就會自然而然地放棄你的念頭。

是的，就是這樣一個男的和這樣一個女的，當他們來在我的面前的時候……

，我就問着：

「你們是在相愛了？」

她不知道爲什麼漲紅了臉，男人這時候不在她的身邊，所以她羞羞澀地搖着頭，好像否認似地說：

「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也把他看做哥哥的。」

「哥哥的朋友也可以戀愛的呀！」

「不，不，——」當時她還是否認着，好像把一切的事都考慮過似的，「現在不是戀愛的時候。」

「對的，現在不是戀愛的時候，尤其是你們要做一點事的人，更不該有一個家。家就是籠，一下被它鎖住，你就一點自由也沒有了……」

「我記得的，先生，我不該做這件蠢事，他不久就要走，他有他的事，我是想就着先生的身邊做一點事再多學習一點。」

當時這話勾引動我一點氣憤，我就和她說：

「爲什麼我要你來的時候你不來，現在又來了呢？你要我怎樣安排，說不定我自己也要走了。」

於是她又低下頭，好像抱歉似地說着：

「都是他，都是他，他要我這個時候來的。……」

他既然可以做她這樣一個倔强的人的主張，我也應該更深地知道一點了。可是我的愚蠢使我不能澈悟到這一點，我還是那麼固執地說着：

「他若是眞的把你看做妹妹，那也好極了，我到底年紀比你大多了，不知道該怎樣招呼你，不過你有什麼事，儘管來好了，難得我們在這里遇到，我要好好待你，你也要聽我的話。」

那時候我記得她是連點頭帶「嗯嗯」地應着的，她的大眼睛裏冒着光，就像親骨肉似地傍着我的身邊。我記得，她是一個失去父愛的孩子，她的難

悔恨都比任何人更深，她曾經使一個好心的孩子苦痛，那個孩子懷着失望的心便跑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從我的身邊不見了，得到她的來信，說是原來想回家去的，因為路不通，就留在海濱的城市裏陪着一個生病的朋友休養，她的好心，使她這樣做的，而且那個城市，一向是以它的富庶和美麗出名的，我就勸她安心住一些時也好，可以讀讀書，不要使你自己的腦子和手生了銹。

在她的回信中就這樣說：

「我不是不想這樣做的，可是我沒有能做到。我們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宅子裏，到處是陰影，到處是寒冷，一到晚上，我們立刻就鑽到被裏去了，連頭都蒙起來了。可是我睡不着，打着抖，出冷汗，聽自己的心跳，——好像有人不斷地在大廳那里逡巡着，我真不知為什麼會住到這里來，我真盼望先生能來，像童話的故事一樣，殺掉這里的巨靈，把我們從這陰暗的

將衣裹提袋出去吧！」

但是她并沒有將我的提袋，便從那洞穴中跳出來了，那已經是春天，好鳥在枝上快樂地跳着，我打開她的來信，她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帶着哭音和我說：

「我——結——婚——了！」

不知怎麼我忽然驚了一下，也許是因爲我太相信她了，而且她又很聰明，怎麼能自己套在這樣的一個枷鎖裏？她還告訴我她是在冬天結婚的，算起來已經有三四個月了。可是這三四個月的日子——

「——使我厭惡極了，我一點也不快樂，——甚至於到手的快樂又都失去了，沒有人贊成我結婚，我知道先生也是如此，可是我不得不結婚，我違反了一切友人的意志，（其實我也違反了我自己的意志）我就這樣做了，我得到的是苦痛，失去的是幸福。（我是幸福的，先生，人們都對我好，這就

是我的妻子。）我知道明天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對我好了。（連笑生也會如此）她爲了沒有聽從你們的話——現在好了，我一個人住在這個靜僻的小城裏，在海天閣寄的外面住着天，白雲從那窗前飄過去，可是和我隔得很遠，我就是在那陰暗的房子裏，守着無數的白日。我想我到十結了婚連花草也變了顏色，我爲的[illegible]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厭了，我真厭了，我沒有想到天地原來是這樣的，我想嘔吐，我是吐盡了[illegible]中[illegible]和憤恨，我也許能得到一點的清閒吧？[illegible]我懂得，我懂得從前以後，什麼都不屬於我了[illegible]……」[illegible]

「當[illegible]，我沒有一點積蓄[illegible]我不是沒有和她說過的，我只以爲凡是有爲的人都不該結婚，就是大的愛情也不該被婚後庸俗的生活拉到汚泥中，」

「我真是以一番至誠來和她說的，可是她沒有聽從我，現在她嘗着自己播種的苦果。我這樣寫給她了：[illegible]了，[illegible]說：「[illegible]先生本來是愚笨的，好在你還不如此，你爲甚麼走了這條路，要

上去便覺得不快了，你不肯聽別人的話，可是世界原來就是像別人的話那樣存在的，如今你有了一個家了，你好好安排生活吧，至少先得到這一點人生的快樂，否則只是陷在煩苦中，那是對自己對別人都不好的。先屏除一些高遠的想念，你應該好好在地上生活了。」

但是她並沒有聽從我好好在生活的面前俯首，她說她自己對於任何事都不低頭的。她還好像極不平似地說：

「——我不甘心，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了結了麼？我雖然沒有做什麼事，可是我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我還是要飛的，我還是要快樂的，我還有我的理想要實現。可是，唉，我過的是多麼無味的日子啊！從前我生怕時間從我的身邊溜掉，現在我是想連踢帶打地把日子趕過去啊！可是又還有什麼用呢？漫長的一天之後又是一天，那一天才是我們所希望的日子呢？於是我就想起過去來了，我想起我們從前那幾個人，我們的快活的時日，我們是走到

哪裏，笑到哪裏的。可是這些日子為什麼沒有了呢？我還記着那個好心的太太，我們都很大笑歡笑，可是我的心裏對他還是好的，他們對我那麼好，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見啊！先生，把他們寫給你的信寄給我看看吧，讓我再溫失去的幸福，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盼望着啊！……」

可是一切也都是在盼望中才感到美好的，說到他們那幾個人，這幾年個個各，有各自的遭遇，——可是沒有一個人是快活的，我怎麼能把這些消息再相傳給她呢，使他們在自己的不幸上更加上他人的不幸？正如同有人若是問起她來的時候，我只得這樣答着。

「——是的，結婚了，她的日子過得很好，她不久就要做小母親了！你們相信麼，她就要做小母親了！」

閃着黃金般油光的肥胖的臉，兀自苦痛地扭着；可是他的眼睛已經不大張得開了，流着滔滔地流着膿血，因爲疼痛，神志已經昏迷了。

「哎呀，我的天呀！……我那在天上的媽媽呀！……我那在世界各處的嬌妻呀！……我的心呀！……我的肝呀！……我的肺呀！……我的牙齒呀！……我的脚呀！……我的鼻子呀！……」

於是治療各科的專家，從全國的各個角落坐着飛機或是專車都來了，他們分頭診察，各自覺得自己診察的那十部是有點毛病，可又找不出什麼來。其實他的病只是在頂門上，那是三個月以前偶然在鏡子裏發現的。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紅點，硃砂般的，露着鮮紅可愛的美色，不痛，只有一點癢，一個大師診斷說他這以後還要交了不得的鴻運呢。當他閒暇的時候，他就不

斷地用手指抓它，揉它，使它慢慢地感到一點疼痛了，擠了一點點的血，他立刻慌忙地喫起補血的藥來；可是那創口，却一天天擴大了，血流得多了，慢慢地潰爛下去，膿血就不斷地流出來，發着無比的惡臭，於是許多醫生都羅致來了，但是沒有一點效，那創口儘自一天天地擴大，像一個小泉口。這使許多有良心的醫生都含着真誠的懺悔，怪着自己沒有學來給這位了不起大貴人治療的本領，甚至於連病名也說不出來。有的信徒們，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好想，就順着床跪下來為他虔誠地祈禱。但是病人睡着的奢華軟床在他的身軀肌肉的抖動之下也微微顫着，使他們連禱詞都連接不下去，只得閉了眼睛，胡亂地祈求上帝施展他的神力，但是這一切都歸無用，瘡口潰爛的情形一天天地加重，連病人自己也意識到漸漸不得不和死亡接近了。終於，他最後一次睜大了眼睛，用所有殘餘的力量吼着：

「你們都死吧，……你們死了算什麼？……？我對國棟，……是國家的

樣樣之精呀，卻怎麼我也得死？……」

但是當着他的聲音微細下去，他的生命也就熄滅了。他的死耗立刻在空中傳播着，聽到的人沒有不高興的，因爲他們想到從此米要跌價了，布要跌價了，藥品要跌價了，花紗要跌價了，日用品全要跌價了，……人們就暢快地喘了一口氣。可是一股不可耐的惡臭灌進他們的鼻子裏，原來這是從他那腐爛的肥胖的身軀上發出來的，那正是大熱天，蒼蠅成羣地飛着。當他的喪列走在街上的時候，萬人都掩着鼻子；可是卻掩不住他們那因愉快而微笑的臉。從棺材的縫隙中流下來的膿血，點點滴滴地灑在街路上，於是那惡臭就在他的身後留下來。

可是他卻什麼也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他閉上眼睛挺直了身子，在那個世界中他立刻又睜開眼睛蘇醒過來了。他并不是由勾魂使者把鐵鍊套在他的頸項上把他拖到地獄中去，（這是每個人都以爲他一定會要去的地方。）卻由近

耳裏聽到發的樂聲天使把他帶到天堂去了。默禱他，就好像自然躺在那軟床的上面，輕輕地上昇了。這是因爲他生前曾經捐過一百萬，修築教堂，他的一切罪惡好像早已洗清了，萬能的上帝差了專使去迎接他，一派仙樂在他的耳邊響着。

起先他沉在這美妙的氛圍中，瞇縫起那一雙細而長的眼睛，疼痛沒有了，他的心靜下去；雲彩在他的身邊纏繞着，閃爍着的星辰像是隨手都可以採擷，他伸出他那肥胖無節的手去。一雙高飛的黃蜂正巧螫了他的指尖。

「哎呀！……」

他忍不住叫起來，一個小天使翩翩地飛上來，好像早已知道他的苦痛，就在他那指尖上吻了一下，疼痛立刻就消失了。他不由得咧開他那多肉的嘴笑了，伸出他那多毛的肥胖的手撫愛般地撫着小天使的潤澤的身軀：

「無恥不害羞，你爲什麼不穿衣服呢？是不是你的媽媽嫌布太貴了，不給你

[illegible]」着：

那個小天使好像還不會說話，可是聽得懂他的話，就微笑着，擺着他那[illegible]可愛的生着蓬鬆的頭。

「好了，你做我的乾兒子吧，我給你做頂好頂好的衣服穿，有頂好頂好的東西喫，——」

可是那個小天使仍冷笑着搖頭。

「你這個小滑頭，你不聽我的話，不做我的兒子，那就活該餓死你！」

他氣起來了，緊握那肥胖的手握起拳頭來，想捶那小天使一下，可是他躲笑着搖着頭飛開了。

「你這不識抬舉的小東西，多少人想做我的乾兒子我還不要哩，你倒敢看不起我，不是看你小，我總有法子對付你的！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我對

麼樣就是「一個什麼呼心連農夫們都有權享受的呢。」

「儘管他這樣地呼喊，他卻一點威風沒有使出來，他那緊握着的拳頭，不得不頹然地落下來了。」

他正在想着：「我這是到什麼地方去呀？」在朦朧的雲霧中現出一座門樓般的建築，可是很小，像小孩的玩具一樣。他心裏就記起來聖經的話，說是富人要進天堂，比駱駝鑽針眼還難，他的心在反復唸着這一句話，那門樓已經遠到面前了，還是那麼小，估計着連他的一條腿也過不去，可是他卻不由自主地筆直向前衝去，還沒有等他呀的一聲叫出口，那座門樓已經留在他的後面了，他已在抹着一身冒出來的冷汗，忽然聽到極溫和極熟習的聲音：

「我是來迎接您的。」

他翻起眼睛來，就看到那帶着諂笑的臉，那面容好像在什麼地方看到過似的，他就問着：

「你是誰？——十字公」還沒有等到那個人的回答，他就像恍然大悟似地「噢，我認得你，你不是代表過××會向我募過一座教堂麼？」

「那個人謙卑地探身于那木棺去，放着更溫和的聲音說：

「我永遠是主的服務者；這一回，我是正式代表上帝，來迎接您這位世界上的大貴人。」

「上帝？難道我已經不活着了麼？」

「您是已經昇了天堂，我的貴人。」

「哎呀，原來我已經死了！」

「不，我的貴人，你永遠和主常在。」

「滾你的吧，你這個混蛋傢伙！——」

於是他就咧開大嘴號起來了，他想念他的股票和債票，他想念他的美金，和其他存款，他還想念他那在日內瓦湖畔，著雅的寓舍上，杭州湖心亭……

[illegible]，還有在別國裏的那些女人，他還想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販國積的那些德國藥品，這幾年來他便感覺缺貨，用錢也買不到，使多少不該死的人都死了。可是那藥品的價格却有十倍以上地漲起來。……他還想起他那無數倉庫中的米、布、花紗、日用品、五金、顏料，……他一面哭，一面摸着身邊，果然是一點什麼也沒有帶下來。

他的哭聲，却換來了那些孩子們的笑聲，他氣憤地叱責着：

「你們這些小東西，怎麼一點同情心也沒有？別人哭的時候你們怎麼應該笑？」

一個清脆的聲音回答他：

「我們低頭看見世界上的人都在笑，我們纔笑哩！」

「你們讓我下去揞住他們的嘴！」

「你也不是不會笑過他們的不幸啊？那麼多人揞不住你一個人的嘴，一個人

怎麼還能安穩地拑住那麼多人的嘴？」

「你們這些油嘴的搗亂份子，你們還不知道我的威風的。」

「威風這個名詞我們還沒有聽見過，我們只有東南西北風。

他再也忍不住這羣孩子們的戲弄，狠狠地把拳頭揮下去，那些孩子們快樂地笑着飛散開了，他就沒了命似地在空中跌下去，這真嚇死他，他殺豬般地喊叫；可是這對他不過是一場虛驚，到了他是安穩地站在一座偉大的雲石建築的前面。

一個人早已伏在那裏迎接他，抬起頭來，原來還是先前的那個傢伙。

「唉，又是你，又是你！……」

那個人又謙虛地帶着一臉極不自然的笑說：

「我永遠是主人的奴僕，也是富貴人的奴僕。」

「我記得你，不是那一家的事情，——」他深思似地用手指捻着頷下的

微笑「我好像見過你很多次的。」

「是的，您世界上的大貴人，我做過掮客。」

「不錯，不錯，你是我們那一教區的執事兼□客，我記得了，那麼你現在呢？」

「我還兼做掮客，——做天上人間的中人。」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知道我還有點貨，在我昇天之前沒有脫手，將來還得麻煩你老兄多幫忙。」

他也帶着笑容，只要他的財貨還有辦法，他就不再那麼看重死生了。

「豈敢，豈敢，小子將來一定爲您服務的，□□其實，也是生活所迫，物價高漲，不掮簡直就活不下去了！以後還得請您多關照。唉唉，我們忘記傳達要事了，天上的衆神，正在上面等待您，請您到上邊去吧。」

他於是就有點懼慌然懾囁嚅地說：

「是不是在你傳道的時候告訴我的，這就是最後的審判？」

「大體的形式總得有的，不過您不要怕，天上的衆神心理都很歡迎您哩！好，您隨我來吧，我替您去通報。」

只這樣說過之後，他們連脚步都不曾移動，就已經站在那偉大的建築的前面了。這時，忽然他只覺只是他一個人，那一個來迎接他的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他跨一步，便踏進了那高深的前廳，每一步都響着極大的回音，雖然在人世上他是赫赫的大人物，這時因爲想起神和人的不同，心中自然就湧起幾分恐懼，不得不畏葸地邁着脚步。一舉步間，他已經站在一眼望不盡的大廳的進口那裏了。

遠遠地，他看不清那中間有些什麼，他揉了揉眼睛，纔看出在雲霧繚繞之中，上面坐了一排人，憑着幼年時做道場的圖象的記憶，彷彿上面坐着的該是十殿閻羅，傍邊站了許多人，該是那掌生死簿的判官，牛頭馬面和大小

鬼卒，他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人發抖得擺擺搖搖着，若不是有油鍋刀山和熊熊的火柱，若沒有的話，他自己都知道要逃不過的。可是沒有，他又走進了一級，原來上邊坐着的是帶着慈祥面容的基督耶穌和使徒們，連那個猶大也端坐在上面，他的心放鬆了一下，他心中暗自歌頌着西方文明的崇高，使他不會忍受什麼痛心的刑罰。這時，繞着他左右侍立的人原來是唱詩班，大風琴和手風琴嗚嗚泱泱的響着，幼童高音浮在一切的聲響之上，更是美妙地唱着，在這麼和諧嬌柔的合奏之下，一切可怕的事早已飛散了，他的精神振作起來，就好像那一年他當選元首接受大勳章時的那步，把他那肥胖的身軀，又向前移動了些步。

樂聲突然止了，這引起他的驚疑，一聲嘹亮的號角，響徹了沉靜的空間，坐着的那一大羣人都都站立起來了，一個宏亮的聲音從空中傳過來：

「在天的來賓，歡迎從人世來的大會貴賓，大總統閣下，大慈悲志士之

國棟先生！」

他的心一鬆，臉上自然而然地堆滿了笑容，更緊了兩步，直趨那長案前站定。他的心裡暗暗想着：

「任他們咒我鎖不脫鬼門關，逃不掉最後的審判，現在我還不是來了，有什麼可怕的！人必得要有錢，有錢買得鬼推磨——」

這樣，他把存留的一點點的畏縮的心也失去了，看着那個大肚子，把兩隻肥手放在那上面，好像護着他那一肚皮的脂膏，兩隻腳分叉着立定，把臉一抬——「呵，原來上面坐的都是些熟人。那中間不是和他有交情的李督辦？他在那有卅六個姨太太，和他打了一次牌，輸過五十萬，後來是在廳經會裏被人刺死的，那邊又是做過總長的黑「財神」，他個人曾經發過萬萬元的鈔票，使老百姓都去嗑樹根，和他也有過交易上來往，另外坐着一位肥胖的大亨，包庇烟賭走私，算是一個國際間的人物，在那華洋通商大埠是第一名

的首領；還有一位長了一臉橫肉的老太婆，他們羅致了這個做馬賊軍閥的兒子，使中國幾十萬以上的人受了他們的害。……這些人都暗暗地和他打着招呼，過後又都裝着一付道貌岸然的樣子坐下去了。

他的心一沉，暗自想着：

「莫非人到了天堂，心就變了，好像要來對付我一下似的！」

他再向上邊望望，他們都像是很忙碌地翻着冊簿，在查看些什麼似的，他的心裏又想：

「你們要來懲罰我，哼，不配！我的罪孽不見得比你們造得大，我還不倚勢壓人，我全是將本求利……」

他的眼一斜，原來迎迓他的那個教堂執事也大模大樣地坐在長案的一端。他望望他，他向他做了一副鬼臉。

「這小子也在上邊充數，這還算得了什麼天堂，要知道是這樣，我還不

如下地獄！」

滿腔氣憤不平地站在那裏，為了使他的怒氣消下一些去，他不斷地用手掌拍着肚皮。可是從支持他那肥胖的身軀，他的兩腿感到酸痛，因為在人間的時候，他從來不站立的。

他正在想着的時候，好像有一雙手輕輕地一拉，他向下一坐，一雙柔軟的皮椅，早在他的身下接住他。他心裏想：只有想到什麼就有什麼這一點，天堂才算是可貴的。

坐在上面的那一群人，當然是忙碌個不停，好像他們的案件非常重大複雜，這也不由得他的心又忐忑不定，他想起，當他還活在人世上的時候，有一次清查田積，任民衆自由檢舉，也曾使他心驚肉跳過，可是那一次的事正應了「雷聲大雨點小」的俗話，連他的一根毫毛也未曾吹動，倒是幾個小園戶倒了大霉，弄得家破人亡，再也爬不起來。他的心裏就在盼着這最後的審判

也看[illegible]相同得好。他還沒有想完，坐在正中的那一個就用極其嚴厲的口吻對他開審問了：「再也預不發來。[illegible]

「[illegible]個樣樣？」

而是出來[illegible]樣事，國家的[illegible]樣的樣。」

「你的家鄉在那里？」

「我和救主，還有我們的眾人一樣，我不知道我的父親該是誰。」

「你的年齡？」

「那我也記不清，我的數目字不是用來記年齡的。」

「那麼你記得什麼呢？」

「我記得我曾經做過軍需總監，實業總長，××銀行董事長——一直到我離開人間的時候，我還是一切國家和商業銀行的董事，我是第一個融合官商的人，說起來我還稱得起是一個發明家哩，哈哈哈！」

「可，你看，這一些都是控告你的案件，有憑有據；而且自從你死了之後，人們的笑聲一直衝到天堂，連我們都感受到不安呢，可見得衆人是多麼盼你死呀！」

「衆人的意見也未見得是可靠的。」

他還強項地爲自己辯着，因爲在他的心中早就打定了一個念頭，他想：「我雖不是好人，你們也全都是痞子，聖經上不是說過一個故事，要沒有罪的人纔能裁制罪人，比起你們所造的罪孽來，我眞還算不得什麼，那你們怎麼配來審判我！」

「我知道，我知道，——」那個坐在正中的人連說了兩句，不知道是承認他所說的多數人的意見不可靠，還是知道他那份不服的心情。「不過民意總不能泯沒的，我們雖然是在天之神，也是非常尊重民意的，據說你壟斷居奇，使人民的生活陷於苦痛之中，關於這一點，你有什麼話說。」

還沒有等他張嘴，審判者之一就站起來爲他辯護了。

「本席以爲還一點他的動機完全是爲了國家，使人民能夠節省物力，減少無謂的消耗，也就是增加國家經濟的力量，這是實行經濟戰所不可免的手段，那些大經濟學家，爲了這個問題正在焦心苦慮，難爲他用這種簡而易舉的方法，得以實現最理想的方策。不但不是罪，這還是他的大功哩！」

那個人說完，輕輕抹着額上的汗，得意地望了他一眼，才坐下去，這使他記起來他也是一個給被飛機炸死不久的大國戶。想不到他也成了神。他還記起來他們曾經合手做過布疋和棉紗的生意、還有點豬耳的西藥。

「第二件，是關於糧食問題，你生前囤積大批糧食，一面低價壓迫農戶，一面高價賣市，結果直接間接由沒有飯吃而發生的死亡，爲數甚多，這也是你的一大罪。」

「節省糧食原來是美德，那些老的少的，沒有用的殘廢的東西在此時間

死去，免得糧塲有用的糧食，這也是爲保存國家元氣着想，怎麼能算是他的罪過？」

這也是另外一個爲他辯解的，他也看他好面熟，過後就想起來他原來是省的大紳糧，就因爲囤積糧食彼槍決的，這麼一個人，死了也是一個神！

「還有第三件，經營證券外幣，買空賣空，搗亂金融市場，陷國家財政於不利的地位。」

「我的親愛的主呵，關於這一點，容我代做一點卑微的解釋，——」這是那個教堂執事兼掮客說話了，「那也全是爲了調節有無，使市場得以活動，否則無買無賣，陷於停滯的狀態中，我的主呵，那不就引起極大的恐慌麼？」

「那麼囤積武裝走私，偷運資敵的這一項罪，你還有什麼話說？」

這一次，眞是由他自己答覆了：

「我武裝走私，正是用我的力量，從敵人的手下搶運物資，增加我們抗戰的力量；至於偷運資敵，我運過去的不過是些糧食和土物，日本人不喫我們的米大家是知道的，他們也不要用我們的土產品，根本我是接濟我們在淪陷區中的同胞，難道這也能構成我的罪名？」

他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一通，可是對他的控告還沒有完：

「有人控告你，抗戰以後，依藉你特殊的地位，在統制外匯之下還增加了一萬萬美金存款，廣營別墅美人，為世界上的人士們所不齒，我想關於這兩點，你大約沒有話可說了吧？」

「增加的存款，正是光大國顏，不要使外國人看不起我們中國人。我對國家民族既然有了這麼多的貢獻，那麼我修築幾座小小的別墅，該算不得罪過吧？而且我一直也沒有把它們看做我私人私有的產業，不是那些到外國考察的大官大學者們，時常住在我的別墅裏邊麼？既然不是獨占，即使是有罪

也不該我一個人承受吧？」

「還有，還有，你那些美人呢？」

那個辯問的人有笑迷迷地捋着他的長鬍子特意提起這一點。

「那我全是爲了慈善的緣故，世界上鬧着多麼大的饑荒呵！有多麼大的饑寒呵！我使她們住在堅固的堡壘中，忘憂地生活。難道這不是人道主義的好處麼？在她們，從此衣食無慮，在我，也算是實行了合理的生活，你們諸位說說，是不是？是不是？」

「是，是，是……」

應聲不迭地從每個人的嘴裏迸出來，關於這一次，好像大家全有興趣，歡呼和笑聲，轟雷般地響着，立刻那點緊張的情況，在大家的歡笑之中飛散了。那些人都已經坐不安穩了，有的伸懶腰，有的打呵欠，有的挖鼻子，有的用小手指挖耳朵，還有一個竟然用手捏着那隻腳趾，過後還放在鼻尖嗅着

，正中的那位主審官，用一根細紙捻通着鼻孔，等他爽快地釘了一個大噴嚏之後，纔通身舒暢地站起來鄭重地說：

「劉國棟生前既然爲國爲民，勤勞功高，自應昇入天堂，列爲衆神之首，無庸多議，——」

接着樂聲又起來了，一陣春風，把笑容又捲上了每個人的臉，大家一齊離位來向他握手稱賀，他有點不知所措地一面和他們握手，一面不住地點着頭，他心裏想着從此他也是做爲天上人間主宰中的一個了。

那個主審的人趨過來和他抱歉地說：

「真對不起老兄，總得具一個形式，否則別人要批評哩。」

「我知道大神的苦衷，我想天上人間總是一般的。」

提起人間，引起大神的心思，他關心地問：

「我那些寵妾，不知道，不知道……」

「她們，她們，——」他閃了閃眼，「都進了菴廟修行了。」

「那纔好，那纔好，——」他又轉過臉去叫：「爲歡迎我們新同夥，我們應該大開筵席。」

「不，不自這是戰時，必須以身作則，提倡節約，預備些茶點，還是開一個座談會吧。」

「這樣太單調了，沒有意味。」

「當然請幾位女神來參加，這件事交給我們的女同志去辦，一定是生蠢善！」

說着的人用眼瞟一瞟那個兇眉惡目的老太婆，她居然笑了，撒嬌般地鬧着：

「你們這群色情狂，死也忘不了我們！」

可是娜娜，她出去了。這時在他的耳邊有一個聲音低低地響着：

「國爸，國老，我問你，人間的六〇六是什麼行市？」

「你要什麼樣子的？

「不是我要，我想脫手點，眞正德國老牌，一點也不假，——」

「你有多少針？」

「萬八千的總還有，——」

「歸我吧，行市隨你定，說多少就是多少，我全收了。」

「那：那，——」說的人反倒有點猶疑了，「我還有，我還有點撲瘧母星，阿的平，藥特靈，——」

他正在靜心側着耳朶諦聽，可是從另一隻耳朶裏又灌進來一個更有力些的聲音：

「我還有些大小五金，機器，馬達，聽說人間正缺貨，我可以讓出去點。」

「好啦，那點小事，你把幾色花單開一個給我吧，價目也開上，看看怎麼樣再說，——」

可是那邊已經有人不耐煩地叫起來了：

「有話我們等一下大家公開地討論不好麼？何必這樣急——」

這時，那個教堂執事兼掮客也是衆辭之一的，哭喪着臉和他苦苦緩地

您說，我該怎麼辦，我是從來沒有貨色的，辛辛苦苦得來一點錢，生怕有什麼損耗，我就和祥牧師商量，他就勸我折成暫存在香港的銀行裏，那個完全爲了安全起見，絲毫沒有不愛國的心，因爲那時候抗戰還沒有開頭呢！——」

他繼續傷心地傾訴到這裏，別人都不耐煩地叫着要他們坐下，原來他們都[illegible]下兩個空位給他們。他就坐在他的身邊，一口氣也不容喘，又

「——誰想得到抗戰來了，我的存款也一天天地高起來，那時候我心裏正着實地喜歡哩！眞是一步也不用動，眼看着它的價值尚起來，誰又想得到，鬼子還敢打香港，這一下，香港完了倒不關我的事，我的存款也無影無蹤了，我的港幣連行市都沒有了！你看，這可要我怎麼辦？我就是那麼一氣，一口痰塞住了，離開人世，可是我一直也忘不下，我不知道有什麼善後的辦法，我這纔是『屋漏偏遭連夜雨』，我是多麼可憐呀？」

他兩手合在胸前，眼睛向上翻望，順勢就跪下去了，做出虔誠祈禱的姿勢。

「丟開你那世俗的祈禱形式吧，大家不都在這裏麼，你想求誰就朝誰去說吧。」

一個人不耐煩地說，一個人又半諷似地說：

「所以我們一定得維護帝國主義的利益，將來再把香港歸他們，要他們收拾港幣。」

「說起港幣來，——」劉國棟有條不紊地回答着，「那我還許比你多些，那沒什麼愁呢，反正是天塌壓大家的事，大家都倒霉！」

「你是大財主，九牛一毛的事。我的讓給你，好不好？」

他露着極其可憐的口吻向他哀求着，他肯定地搖着頭：

「現在你還總說如果我答應了你，我就可以昇天堂麼？我已經是神了，我也用不着那樣討你的好，我都你也沒有法子再說如果你不聽從我，我把你打入地獄去！」

這時，那位大神又插過來：

「我也有點貨，我的貨和我的信條有點連帶關係，——」

「我還不知道您的信條是什麼？」

「你真是一個十足的傻瓜，我雖然不打什麼招牌，我的做爲你總該看得出來，我相信武力，我相信殺戮，殺光了，打淨了，自然和平存留，你和那些老百姓有那些婆婆媽媽的大道理幹什麼，只有動手就是了，你不記得麼，天不下雨，我都用大炮轟天——」

人……「現在世沒有像你這樣的人了，否則——」

「現在的……這當時的錯誤，你不要怕，砲彈連半天高也飛不到。」

「那麼你到底存了點什麼貨色？」

「西班牙樂，毒氣，還有大砲，克虜伯廠的，都是那年我自己訂的貨。雖然世界又在打了，一方又需要這類武器的，我總覺得對於人類，愛之不如殺之，使他們一下就得到永遠的安寧。——」

正說到這裏，一陣女人的笑語聲由遠而近了，每個人都靜下來伸長頸子諦聽，於是由遠而近，又遠了。他們正有點失望，一個十五歲的仙女來通

報她們逕自到樂園去了，請他們立刻也到那邊去共與一個迎接人間大貴人的跳舞會。

於是這些人，全忘了那點禮貌和那點尊嚴，提起衣服的，拉着鬍子的，拔脚就爭先恐後的從通到外面的一個窄門擠出去了。

樂園裏正蕩着淫佚的，下流的，瘋狂的音樂，精神就像趨臭的羣蠅，嗡嗡地飛進去了。

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他們十九個

炮聲愈來愈響了，機關槍的聲音在深夜裏更清晰可聞，像一口氣喘不過來似地連放着；突然一聲大砲，把房子都震得微抖，劉把悶得通體是汗的腦袋從被窩裏鑽出來，低低地向上舖叫着：

「張，張，你睡着了沒有？」

「我沒有睡着，——」張清醒地回答着：「怎麼你的聲音有點不對？」

「你，你聽見沒有？」

「我聽見了——」張還是很鎮定地回答，「夜靜了，分外聽得清楚。」

「是的，一點也不錯——」睡在另外一架高舖上的李聞答着，他也是沒有睡着過，「——校長要我們鎮靜，他說過即使有什麼危險，他也準備和我

們一道死，那我們就不必怕了。」

「哼，那倒不一定要相信，」張笑了笑說，「到時候他還不是可以坐小汽車先跑？再說，再說，……」

正在說着的時候，鐘聲毫無規則地響起來，李立烈從床鋪上跳下來，嘴裏還在說：

「這一定是校長召集我們開會，我們的校長不會忘記我們，你看是不是？」

他跳到地上，一隻手把睡在下舖的王推了一下，睡得正好的王極不情願似地咕噥着：

「吵什麼，睡眠的時間該好好休息，人家睏得很！」

「起來吧，起來吧，校長在召集大會了。」

「召集大會？這深更半夜召集大會做什麼？」

「不要儘發問，事實不全和理論符合的，你聽，你聽——」

這時砲聲，機關槍聲，喊聲還有雜沓的人聲混成了一片，窗戶上還不時閃着火光，他們都起來了，這一個房間原來是六個人，除開了三天前被汽車接走了的軍官的兒子伍，還有那個沉默寡言的申也爬起來了，張順手把那盞小青油燈點起來，從那搖幌不定的火光下，人們的心更顯得紛亂無主。

「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年紀最小，膽子也最小的劉不停地喃喃着，他像是對所有聽到的人發問，又像只是說給自己聽的。

「不要急，總歸有路的，……至少我們還有兩條腿，我想，我們不會走到絕路。」

張肯定地說，他的年齡比較大一些，頭腦也很清楚，在他們幾個人中間，他一直扮演着那樣大哥的，他接着又說：「走吧，我們去看看。」

那個兼做禮堂的飯廳，已經擠滿了人，在微弱的燈光下憧憧的黑影錯雜地絞着，人聲很嘈雜，站在那臨時搭起來的講台上的一位同學力竭聲嘶地叫着，可是衆人的聲海，很容易地把他的話淹沒了。還是別人選給他一個傳筒，他的話語纔在囂喧之中傳到聽者的耳朵裏；

「同學們，……我們要守秩序……這樣子不成的，……這麼吵算什麼事……」

他的話纔說完，下面更大的聲音就給他一個回答：

「你要我們安靜地等些什麼呀？校長也沒有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李低低地在張的耳邊說：

「原來不是校長召集我們開會呀！」

「誰說是的，也許他自己早就偷偷地跑了。」

「來了，來了，……」

更大的聲音，像潮浪一般地洶湧起來，吸引着每個人的眼睛都轉向門口望去，校長穿着有條子花紋的睡衣，正由兩個同學扶持着向講台上走去。他那矮小的身軀，使人看不見，只是密集着的同學們，閃退出一條路，不久，那個發亮的頭便在油燈下閃着了，他好像起身得很倉促，眼睛也沒有戴，脚上套的還是一雙拖鞋。

最初，他還顯得有一點惶惑，不知怎麼是好的樣子，他的嘴翕動着，兩隻手張開做勢，可是他的聲音完全沉在更大的嘈音中，過後他的精力恢復了，他拿起那個傳聲筒套在嘴上，於是大家斷斷續續地聽到他的話：

「你們先要安靜，……沉着，……慌亂是不可以的……你們要服從，……

……必須遵守紀律……」

可是不知從那裏竄出一聲尖銳的呼喊，打斷他那沉悶的語調：

「校長，我們不要聽客套話了，敵人已經快要打過來了！」

「我自有辦法，我自有辦法的……」校長一面摸着他那禿亮的頭皮，一面像很有把握似地回答。

「有什麼辦法你也該說出來了！」

「我說，我說，……你們靜一點下去，我說……」他的肩膀聳起，乾咳了兩聲，然後用手掌摸着他那幾根稀疏的鬍子，若斷若續地說着：「……敵人若是來了，……我們，……我們可以退到山裏去，……再穩當沒有，……過些天，……敵人撤退了，我們又回到這裏來，……那不比什麼都好。」

爲了鞏固別人的信仰，他會帶出充滿自信的笑容；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用，還是有人嚷：

「我們又不是老百姓，到山裏吃什麼？萬一敵人不撤退，我們不都要活活餓死！」

「我跟着你們……我總對得起你們……我和你們死在一塊……」于

他用那瘦弱的手，拍拍那挺起來的虛弱的胸膛，表示他擔得起一切的責任。

「你要死，我們可不要死呵！我們都還是年青人！……」

「什麼？什麼？……」他挺起那沒有底氣的嗓子吼着，「我死了，別人都知道，因爲我是一個有名的教育家；你們死了，算什麼？誰知道你們這些毛孩子？……」

「打死你這個老東西，打死你這個老東西！」

立刻人聲像要衝破屋頂似地翻起來，人羣也像不平的海似地擺動着，張拉拉站在身邊的劉，低低地說：

「我們出去吧，你通知他們一聲，在這裏沒有什麼結果，」

他們就又擠到外面，夜氣是清新的，可是槍砲的聲音更繁密一些了，偶然還有一聲大砲，在空中轟隆隆地響了一陣，然後就在附近的地方爆炸了。

「情形不對了，我們得拿定主意，——走！」

「好，走，」「走，」「走！」

幾個人都應着張的話，只有劉很憂鬱似地說：

「那怎麼通知家裏呢，將來走到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不要管那些吧，總之我們既不願意無謂犧牲，又不準備做順民，那我們只得——走！」

王也肯定地說，他們就一齊匆匆地走回寢室，纔跨進門，張就像命令似地說：

「我們儘五分鐘之內，把簡單的行李檢好，天不亮就出發，記住，東西不要多帶，免得路上也要丟掉，一定要自己能背得起，我們這一趟是走一條困苦的路。」

他們都各自忙着整理行裝，只有申呆呆地坐在床邊不動，他把手指放在

牙齒間咬着，好像在想甚麼似的。

寶珠：「你爲甚麼不響？」

那

張若谷閒着。由就微笑地回答：

「我覺得有甚麼好帮，有的你們可以分給我用，我空着身子，隨時都可以幫你們的忙。」

「這一我們走散了怎麼辦？你還是收拾一點應用的東西吧，譬如被單，換洗的衣服，我知道你又要給別人服務，可是你多少也得想到自己一點，這個時代，過分自私當然極不好，可是一點也不爲自己打算，也有得苦喫！」

由很快被說動了，站起身來微點着，那邊劉却把一個很大的包裹，拖到背上，壓得他簡直站不起來。

「你怎麼弄了這麼大的一個行李！」

張趕緊過去幫助他把那個大包袱放下來。

「是甚麼呀？怎麼這樣重？」

張也驚訝地叫着，劉就囁嚅地回答：

「沒有甚麼，帶了點冬衣，還有，……還有兩本書，一本字典！」

「唉，把那些都放下吧，我們要步行幾千里，怎麼能帶那許多東西！將來我們自然有衣服穿，有書唸，國家不會不管我們的。」

張一面說，一面幫忙劉把不必要的東西檢出去，那裏面還有三雙鞋，一雙柔軟的大枕頭。

「你看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他們匆促地整理好，就各自把行囊背起，貪婪地望着那空洞的寢室，低低向它說一聲再會，就向着校門走去，纔走出校門，劉忽然像記起了甚麼極重要的事情似地說：

「我們還忘記到訓導長那裏去請假！」

說。

「還講的甚麼呀，傻孩子，我們不知道甚麼時候纔會再回來呢！」

誰這樣帶一點責備的口吻說，可是在話語的中間卻充滿了溫撫和一點傷感。

纔一跨出來的時節，只覺得一片黝黑，可是定了定神，就看到那躺在星空下發白的大路了。

「不知道他們的會開完沒有？」

誰那麼關心地說，也不知道誰就這麼簡捷地答着：

「不會完的，敵人到了門前，會也許還開不完！」

夏夜涼爽宜人的氣流，洗浴着他們的全身，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兩條腿很靈便，很快地就把那座隱在山腳下校舍的黑影失去了，誰還在用嘴唇噓着一支進行曲，他們的腳步自然地就合着節拍向前。

「這樣走路倒很愉快的！」

劉喬無力地說，王接着就像給他一個警告似地說：

「路還長着呢，得把苦樂均勻一下子，免得以後要叛嘴。」

於是他們又都沉默下來，連噓着口哨的人也停止了，只是那單調的腳步聲，在那沙石的公路上寥寂地響着。

「看，天快要亮了！」

劉聽着，順着他的手望到東方的天邊，在那黯黑的邊緣下，好像有　盞明亮的大燈亮着，那光芒，甚至於順着爬到天空上來了。

「我們已經走了一夜！」

王得意地說着。

「哪里有一夜，我們出發的時候已經將近三點鐘了，現在還不過四點多鐘。」

「那我們不過纔走十多里路！」

劉又帶着哭喪的調子說，他的心中也想着走了一夜的。

「我們是要到×鎭去，再有十里路就到了，到那邊，也許還有車子可坐，——」

張像是安慰他們地說着，這時，天更亮起一些來，大而紅的太陽，不時地從天邊跳上來，隨着又隱沒下去。路的前面，閃出一個人的影子，漸漸地清晰了。

「請問你，到×鎭去還有好遠？」

他們攔住那個匆忙行走的鄉下人，張向他問着。

「還有六里路，打回頭，不要去 不要去，……」

那個鄉下人急得連話說不出來，反倒把兩手一張，想把他們五個人攔回去。

「有甚麼事情了？」

「鬼子兵來了，他媽的，我給他們槓了一夜子彈，——」

「是眞的嗎！」劉驚詫地問着。張却鎭定地問他怎麼知道是日本兵。

「唉，那些不是人的東西，管我們叫「豬」，我們的軍隊向例是叫「老百姓」的，回去吧，回去吧，不信你看那個山頭上，——」

那個鄉下人朝西邊的一座遠山上一指，山腰的小徑上正有幾十個蠕動的黑影，一面有紅點的旗子也在晨風中飄動，那個鄉下人的眼力像是特別好，他就一五一十地說着：

「都是便衣隊，你看，正在下馬呢，不好了！他們架起炮來，炮口正對着這條大路，我們趕緊走吧！」

「走到那裏去，我們跑不過炮彈呵！」

「不要緊，我領你們走小路翻山，過去這個山頭，鬼子就看不見了。」

他們丟開那條平坦的大路，折向田畦中走去，在叢林的後面，一條狹窄

的小徑從地拔起，總走到這里，申就向張說：

「我到學校裏去一次，我們約好一個地點相見，——」

「你到學校去做甚麼？」

「我通知他們，敵人已經來了，要他們趕緊走。」

「咳，他們又不是呆子，不願意做順民的早就該走了，像校長那種懷着苟安的心理的人，你用鞭子也趕不動他！我們還是趕緊走吧，免得被敵人追上。」

申不再說甚麼，劉却又縐着眉頭怨聲地叫起來。

「這可怎麼走呵？簡直沒有路，滾下來連性命都保不住！」

「走吧！不要多說，——」玉像說教似地起於他的話，「路原來是從沒有路的地方開闢出來的，我們必須用堅強不拔的意志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不可臨難苟免，我們本來走的是一條艱苦的路，——却是一條向上的路，向

上自然要用加倍的力氣，向下當然就容易些了……」

「算了吧，算了吧，誰也沒有請你演講！」

連那個沒有主見的李，也覺得他好笑，就連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大家都笑起來，那險峻的山路也就在腳下過去了，只有那個鄉下人，不知道他們在笑些甚麼，好意地向他們說：

「先生們，可不是嗎，手腳要穩，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也不許笑誰，山有山神，路有路神，出門人總得求順……」

他們並沒有完全聽從他，還是笑着嚷着，不久，呼喘使他們的呼吸都變得迫切，他們總只默默地不斷地揩擦臉上的汗[illegible]。

「得了，我們歇一口氣再走。」

那個鄉下人在路傍的一個小石墩上坐下來，他們總像得了恩赦似地停了腳步，就着樹根坐下來，張又和劉說：

「你看，你看，上去的路雖然艱難，下去的路卻更危險，我們停在這里，也不過是暫時的事，我們還要準備全副的力量向前！」

聽着他的話，他們四個都堅定地笑着，用手掌抹去臉上不斷流滴下來的汗水。

最後的晚霞也失了那鮮豔的色彩，轉成紫，轉成黑灰了，四野的天邊昇起一片迷茫，青色的天成了淺灰了。沒有月亮，只有一顆明亮的太白星掛在南方的天空上。他們還沒有找到大路，只是順着正確的方向朝前走着，那個鄉下人領他們翻過了那座山，就指點他們該走的方向，自己走開了。他們就是在沒有路的路上走了一整天。

人真的是疲憊了，兩隻腿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走着，像平添了百八十斤的重量，恨不得能把自己的腿放在肩上擱起來走。抬起頭，望着前面，又是一座

塵山把視線遮住了，眼睛所看到的沒有一座村莊，連一座野廟都沒有。山坡上冒着一大股烟，王很高興地叫着：

「好了，好了，前邊有人家，你們看那炊烟！」

他們真的就鼓起了興趣，可是看了看，一個人說那是燒山的烟，每個人就又啞然地低下頭。

「哎喲！」

劉突然地驚叫一聲，原來他的脚踏到水田裏去了，他幾乎跌到裏面，張趕緊拉他一把，纔把他從泥水中拖出來。

「你看，這怎麼辦？」劉又哭喪着臉說，「鞋裏灌得滿滿的，都是水，一步也走不成！」

「把鞋脫下去吧，打赤脚走好了。」

「我光脚更走不成，——我，我從來沒有試過。」

「我記得你的行囊裏還有一雙鞋，換一雙再走，」

張忽然記起來了似地說，幫他解下背上的包袱，要他坐在路邊的一方石塊上，把裏邊的鞋替他取出來，這時候天就更黑下來了。

「都是你一個人的事，害得大家都要等你，這樣的事是不可以的。」王在一傍抱怨地嘀咕着，申正把那泥污的鞋拿到水田邊上洗着，李站在一傍用草帽當做扇子搧着，張正在為他把包袱再整理好。聽見王的話，張就一面收拾一面說：

「王，不要這麼說，我們五個人既然走一條路，就該像弟兄一般，劉的年紀又最小，我們應該把他看成小弟弟，不要說他沒有什麼大錯，就是有了的話，我們也得多原諒他，——」

「那樣，不使他的依賴性更大了麼？」

「不要那樣說，他不過是從小嬌養了的，沒有受過這樣的苦，我相信不

久就可以把他磨煉好了。你只責備他一點用也沒有，我們應該盡力幫助他，漸漸地他就自己能幫助自己了。」

「事實上天可是全黑下來了，我們如何走路呢？」王還是有點不服氣地說，可是張又說：

「就是他不陷到泥裏，我們也得摸着走，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你們好，現在我們可以走了，今天我們負責找到睡覺的地方，你們隨着我走吧！」

天雖然黑得什麼都看不見了，負責的向前走着，只是看準了走在前面的白衣服的影，張走得並不快，可是走得很穩，只要依了他的脚步向前，從不會失迷。

應和着他們因飢餓而有的腹鳴，青蛙和不知名的蟲也噪聒地叫着，藏在林中的貓頭鷹，更發着不愉快的聲音。入了夜，砲聲又可以聽到了，——這

時候他們連砲聲也感到一點親切，因爲有炮響的地方，總該有人聲，他們現在卻正在走在荒莽的大野中，沒有月亮，沒有燈，也沒有平坦的路，誰也料不到這夜他們是否能從這黑暗的海裏浮泳出去。

他們默默地走着，每個人的眼睛只牢牢地釘着走在前面的後背，過了一些時候，不知道誰有那餘裕把眼睛抬起來了，便愉快地叫着：

「好了，好了，前面有燈光！」

每個人同時都停下來，用眼睛搜尋着，果然在左邊的遠方，好像有三兩點燈火，誰又那麼充滿了懷疑地說：

「怕是走路人的吧？要不就是水上的漁火……」

「管他是什麼呢，」——張也顯高興地說，「我們只要奔赴有光的地方了。」

說完話，他又拔起腳走在前面了。

終算他們找到了那有光的地方，費了千言萬語才有一雙破爛的柴扉爲他們打開，在這幾十戶人家中，他們走入了最窮苦的一家。那個老婦人聽了他們的話就像有點對不住他們似地解說着：

「不是我們不肯幫人家忙，家裏成丁的人早已出征了，丟下我們婆媳兩個，還有兩個小孩子，怕萬一遇上什麽歹人，連一點活路都沒有。其實我們窮人有什麽怕的，養了兩口豬，種了點菜，逢場逢市的趕去賣一點，我們窮人不怕幫別人忙的，只要能幫得過來，——」

正在說着的時候，一個蓬頭的婦人提來一桶熱湯，那個老婦人就說：

「這給你們洗洗臉洗洗脚，鄉里人家，沒有什麽好喫的，等一下請你們吃一頓麥粥吧。」

「老太太，你不要這樣周到，我們只求有一個地方睡一夜就好了。三更半夜地打攪您，心裏眞是很不安！」

「不要說這些話，先生們，鬼子來了我們也要逃難的，但那時候能有一份人家收留我們一晚。唉，這亂世的年月，什麼都保不定的呵，——我，我出去了，讓你們方便一點。」

那個老婦人走出去，劉就和張說

「我想哭了，——她像我的祖母，我的祖母的心地也這麼好，——」

「你的情感不能這樣脆弱，哭是弱者的行為。」

王又把他的理論拿出來了。

「我的脚也使我要哭了，那該不是情感脆弱的吧？——」

劉也有點不服氣似地說，張就很關心地問他：

「你的脚怎麼樣？」

「都腫了，鞋子都脫不下來，我明天大概走不成了。」

「不要緊，等一下用熱水洗洗，休息一夜自然會好的。」

「來，你先坐到這床上。」

申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把那張蓋滿塵土的大木床打掃乾淨了，還把乾草鋪在下面，把帶來的被單鋪在上面。

「今[illegible][illegible]上你們四個睡在床上，我在下邊好了。」

「四個也睡不成，就要你們三個睡吧，我也睡在地下，」張也接着說，「我們大家快點先洗臉，後洗腳，等一下主人又要進來了不大方便。」

他們忙着洗，只有劉躺在床上，輕微地哼着，申就替他絞了一把手巾，送到他的面前，等他坐起來擦過了，申又為他捧了一盆洗腳湯。劉也怪不好意思，又不知道怎麼說好，他只半[illegible]詢似地說：

「[illegible]你的腳不痛麼？」

「[illegible]」申仰起頭來回答他，「我倒不痛，我走慣了，小時候在家裏時小[illegible]常[illegible]走三十里路，還是赤腳，[illegible]」[illegible]

「我想從前要多受點苦也就好了。」

「不，你年紀小，不是你的過失，在那邊，你該是我們的小弟弟。」

這句話正打在劉的心上，眼淚又在眼圈裏轉，可是怕王又要批評他，他只是把頭低下去，輕輕的說：

「我真心感謝你。」

「不要說這樣的話，——」申笑着說，「我不要別人謝我，我能盡一分就盡。我自己吃得苦，我只希望別人能過得好些，我想你的腳洗過一定好些，好好睡一夜，明天就走得路。」

說過，他就把他洗過的那盆水端去倒在外邊了。

蚊蟲和跳蚤都不能打擾他們的安睡，一直到太陽從沒有紙的窗格照到他們的臉上，他們纔一個個地揉着眼睛醒了。劉低聲問着睡在他身傍的李：

「你聽見沒有，隔壁有人住，打了一夜的鼾。」

李笑着和他說：

「那不是人，那是豬！」

「怪不得我聞見一股臭氣，太不畜生了！」

王很不高興地坐起來跳到床下。

「不要去說，有人收留我們，就是好事，——我們快點起來收拾，趕早走，免得又打擾人家。」

「我的肚子餓怎麼辦呀？」

「來了，來了，——」那個老婦人和一個中年女人各自提了一個木桶走近來了，「這是熱水，那是粥，別的也拿不出來，吃了再走吧。」

這時劉倒覺得難爲情起來了，臉微微地紅着，那個老婦人卻還好心地說：

「清早起來，我在窗戶外邊偷偷看過你們幾囘了哩，看你們睡得那麼香

頭，我也不忍驚動你們[illegible]」你們還不都是有錢的哥兒，哪里受過這樣的苦
」還不都是兒子害的，家不成家，沒有一日安寧。這孩子的爸爸，被去打仗了，[illegible]還有信，從去年就沒有消息了，誰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們也看穿了，只盼着這小的長大點，能耕地，不使地荒了，也就好了。他哥哥十七歲，滿[illegible]就去了，這孩子才十五歲了，[illegible]拖着不跑，你看留不留？」

[illegible]說着，一面還把那個在門口探頭的孩子抓進來，那孩子又笑不笑又哭不哭的，慢慢的出門去。

[illegible]。「……不[illegible]，沒有[illegible]東西，是太[illegible]了，你也去[illegible]。你看先生們都多麼好！」「……嘆，我們[illegible]說話[illegible]，你們吃飯[illegible]你們吃了還要趕路的[illegible]

說：「不要緊，不要緊，」……老太太，請問你，走太原路朝哪一個方向？」

「我們鄉里人管鋪石板的叫做大路。我知道你說的是跑大車的路，出門朝東南去，[illegible]多少路就是大路了，順着大路向前走吧，聽說能走到好

遠的地方。好，你們快點吃早粥吧。」

他們匆忙地洗了臉，吃過粥，各自把行囊又整理好束在背上，劉起初還在說小鞋子會穿不進去，可是聽從張的話，勉強地把脚伸進去了，踏到地上，只覺得有一點脹，也不覺得疼痛了。他愉快地笑着，眼睛閃着高興的光輝。

「經過這一次苦，以後你的脚再也不會痛了。」

張也鼓勵着他，他們邁出這間茅草房，清晨眩目的陽光照耀着他們，她們三個也從房裏趕出來送着他們。張走在後面，羞澀地把兩張鈔票偷偷地送到那個老婦人的手裏，沒有想到她倒大聲叫起來！

「這是做什麼呀？我們這裏不講究這些的，收回去你們自己用吧，上路人要用錢的，我們要錢沒有用。我們留這點香緣吧，這亂世年月，什麼都保不住的，——你們拿去吧。」

老婦人又把錢塞回他的手裏，張的臉全漲紅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拿着錢的手不知道該怎麼辦纔好。那位老婦人却一點事也沒有似地指點着他們：

「順路走出去，你看那邊的一棵大烏柏樹，轉過去，那就是石板大道了，只是一條路，走盡了那條路就是跑汽車的大路了。……」

「我們誠心地謝謝你們。」

在就要分別的時候，他們一齊鞠了躬，那兩個婦人不知怎麼是好地，驚驚慌慌地閃開了。

還沒有看到公路的時候，他們就聽見汽車的鳴叫和行駛的聲音，各人的心頭都浮起了一層暗喜，想着也許能搭上車，那麼這苦行就可以結束了，這樣，每個人的精神就更振作起來些，沒有幾分鐘，他們已經跨上揚滿塵土的

岔路上了。

在滾滾的塵埃之中，成串的汽車奔馳過去，路的兩傍，不斷地走着逃難的人羣，有的像他們這樣走着，有的肩着担，還有推着獨輪車的。還有散亂的士兵，擔架擡着沿着路走下來，有的顯然是受了傷，血還遺留在那裏，那不能走的，由他們的同伴抬在擔架上。人們都是向南去，炎陽照耀那無盡的長路顯得白茫茫的。

他們覺得兩隻脚有些沉重，用手帕當做帽子頂着，每個人的臉上都是汗水和泥，看不出行走着的面容，突然有人呼着：「……」

「張，劉，你們也來了！」

一個人跑過來，熱烈地拉着他們兩個的手，遲疑了一下，纔記起原來是二年級的林。

「呵，是你，你也來了，——」

「不止我一個，我們是十幾個，你看單上的面目，但是，那裏只我和林朝那邊，」指着陸續地一些人走過來了，他們雖然說不出個人的名字，可是大家都很熱烈地握着手，甚至於想擁抱了，張也說：「

「我們一共是五個。」

於是他招着手，把坐在那邊的三個人也叫過來，他們大家聚在一起了。

「你們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我們就是開大會那天晚上，你們呢？」

「我們也是呵，因為看到那個會不能有什麼結果，就先走了，這一路我們可受了苦！」

「怎麼，怎麼？……」

「每個人的東西原來帶得很多，現在都丟了一大半，在路上又不斷地受敵機的掃射，幾乎連性命都送掉了。」

「我們就選順這路走來的呀！」

「是呀，就是吃了這個虧哩！」

「我們還走這路，一路倒還好，——」

聽！張德說到這裏，他就警覺地叫着

「敵機來了！敵機來了，快散開！快臥倒，——」

只見看路走的人像被炸吹倒的稻秆，又像跳到水裏的青蛙，紛紛地倒在地上，「退避到路旁的田裏去！」王順勢倒了下去，劉就倒在他的身邊，王一下跳到水塘裏，只把一個頭露在水面上。

奔馳着的汽車也在樹下停止了，空中飛來的馬達聲音，却由遠而近地響着，機關槍噠噠噠噠地叫着，打起了塵土，打起了水花，打在金屬上發着清脆的音響，打在人的身上，就苦痛叫出來：「啊呀，我的媽呀！」

那飛機航得那樣低甚至於看清了那劊子手的面目，可是他們都只好伏

在那裏，等候着[illegible]的惡運。

飛機過去了，人們又都爬起來，他們又都聚在一起，玉曳着一個濕淋淋的身子，不知怎麼是好。還是劉提醒他：

「把濕衣服脫下來吧，換上短褲背心也可以走路的。」

他就匆速地脫下來泥水濺滿的衣服，自有申為他在塘裏洗了洗，擰乾了，替他收好。

「你們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林問着他們，張就毫不遲疑地回答着：

「我們打算走到東邊去。」

「我們也是這樣——」

林高興地叫起來。

「好！我們一路走，我們是——十六——」張想了想「十九個。」

「對丁××我們一共十九個人，只有兩輛汽車，十××我們到重慶去！」

路艱苦地遲緩地在腳下一步步地縮短着，太陽一點也不放過他們，炙得他們頭腦都是熱的，沒有草帽的把濕毛巾頂在頭上，不要多少時候，就烤乾了，不得不轉在田邊再去浸濕。這一路蹣跚在路邊休憩的，一拐一拐走着的，組成了不斷的行列，他們都是向着祖國的自由的懷抱中投去。在路傍，搶救出來的彈藥和汽油小山一般地堆着，可是那些奔跑着的汽車，多半是屬於銀行的，××部的，××公司的，裝了箱籠和行李，女人和貨物，孩子甚至於他們心愛的鷄貓狗之類，那些再也不能走的傷兵倒在路邊呻吟着，也沒有一輛汽車為他停住，把他放在裏面，雖然有些車實在是很空。在這裏，人的自私，貪婪，沒有同情心，與醜惡，全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王良等一個點點甚至他們也試想攀住汽車把他們搭上去，幾次都沒有成功之後，王就很氣

憤地咕噥着：

「眞豈有此理，這些混蛋們，他們簡直不是中國人！」

「他們是該罵的，他不是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張爲他解釋着，「不論對於國家民族的功勞，我們比不上那些傷兵同志，論價值，我們比不起堆在那裏的汽油彈藥，他們不應該連這些都不顧，——至於我們，我們是青年人，有兩條能跑路的腿，我們還是靠自己走好了。」

「我們要萬八千里呢！」

「只要是可計算的，那就不怕我們走不到。」[illegible]

終於，在將近黃昏的時候，他們走到了一個小小的縣城，他們想縣長總能爲他們安排住處，便一齊走到縣政府。縣政府早已擠滿了兵和逃難的人民，他們好容易找到一個職員，那個職員，緊縐着眉頭說：

「縣長不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地方給你們住，你們也不是看不見，這[illegible]

子裏早變成了難民收容所，你們既然是逃難出來的大學生，我們當然要另眼看待，原來規定每個中學生發兩塊錢津貼，你們呢，兄弟我大胆做個主吧，每人三塊——三九二十七，一三得三，一共是五十七塊，好了，這裏就是。……」

他說完從袋裏掏出鈔票來數着，很不耐煩似地塞到他們的手裏，他的眉頭還是緊縐着。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

把錢接到手中，木然地站在那裏不知怎麼辦纔好，這正好像一個乞丐從富人家的門前拾起來的恩施，這二十九個人，怕從來也沒有這點經驗，是退給他呢，還是把這不足一飽的一點錢收下來呢？那個職員早已不能忍耐地拔腳走了，可是沒有走好遠，他又匆忙地折回來，極不高興地說：

「忘記了，請你們寫一個收條，我好交待。」

「要怎麼寫？」

「嗜，就寫你們是什麼學校的學生，收到××縣政府的補助津貼費，每名三元，共十九名，五十七元，……就，就這樣好了！」

他們中間的一個低低地說：

「算了吧，我們不希奇這一點錢，要它做甚麼！」

「我們不管，隨他們怎麼辦好了。」

「我們何必不要呢？我們又不是受他們個人的錢，這是國家給我們的，就是少，——少也算數！」

「那我們不真的成叫花子了麼？」

「向個人求乞是可恥的，向國家求乞算不得什麼。官吏？他們？他們也不能撤我們的恩去，只求他們不從我們的身上沾些好處，也就是了。[illegible]

十幾天的步行，把每個人的脚掌磨破了又好，好了又破；睡在荒廟裏的時候也有過，躲在別人屋簷下過夜的時候也有過，大家擠在山頂上的茅草裏戰戰兢兢地過夜的時候也有過，有時他們吃一頓飯，因爲錯過了吃飯的地方；有些縣有那麼好的飯也因爲沒有錢不能吃。從大小的地方官那裏，接受兩塊，五塊，七塊，……看盡了他們那喜怒哀樂的臉。可是漸漸地敵人的威脅減少了，敵機的威脅，也不像一路上那樣頻煩，他們已經越過了發蝕的S省，從S省到F省來了。

「再走幾天我們就可以到K縣，那邊有×－×大學，他們一定能好好地招待我們一下子。」

走在路中的一個這樣說，這話引起了別人的興緻，另外一個又很起勁地說：

「×－×大學，我知道，那裏還有我中學裏的好朋友×，到那邊我可以去

找他。」

「看情形吧，——」這是林在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就到××大學借讀。」

「那也好，那也好，這一路實在吃不消了，到重慶去，怕不還要走三兩個月，我們又不是鐵打鋼鑄的，只是這一路風吹雨淋，就夠一個人受的。」

「如果他們不收留呢？」

這一段打散了他們的興致在問着。

「那——那再說，那我們再到重慶去。」

「我想，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收留我們三兩天，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也好。」

就是了，不可要求過高，免得要失望。」

「同是國立的大學，他們沒有理由不收容我們。再說，我們的程度，也不是自己說，一向就比他們好，他們怎麼能拒絕我們？而且這又是非常情形

，我們千辛萬苦地投來，他們能有什麼理由不要我們，他們既然是些教育家，自然歡迎我們青年人去受他們的教育。」

「我也希望這樣，不過這些都是以後的事，我們還得好好趕三五天的路。」

「對了，這纔是眞話，留着說話和幻想的精神來跑路吧。」

可是一經有了希望，在這十九個人中間，有的人，心已經像浮漾在快樂的胸間了，全身都像輕飄飄的，步履也不像那樣滯重了，爲了飢來的希望，吃了賠苦也不像先前那樣抱怨了，像投巢的倦鳥，像奔赴家的遠遊人，他們只是迅急地趕着路。在他們五個人中間，只有那個愛講理論的王十分熱心，那個沒有主見的李也以別人的意見爲是，認做那是一個可托身的歸宿。恰巧一個好心人指點他們，就去搭了下水船，只是大半天的功夫，就把他們的希望和幻想一齊帶到他們的眼前了。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縣城，街市卻被逃亡的人擠滿了，都是熟稔的語言，可是[illegible]孤這陌生的城中，這個陌生的城裏的人，說着他們一點也聽不懂的話，也還能[illegible]他們先找到縣政府，領了難民津貼；又找到××大學，那學校原來[illegible]在文廟裏。

像兩隻大虎頭牌似的在門的左右各貼一張黃紙的大佈告，他們分着站在兩張佈告的前面讀着，這一邊的人讀過了皺着眉頭，擠到那邊去看；那邊的緊着鬆快的心情趕來看這邊的，過後他們就都無精打采地聚在一起了。

「這是自相矛盾！——」王憤憤地說：「天下哪有這種道理？」一面拒絕，一面招收，他們是何居心？」

「[illegible]豈有此理！——」林也不平地叫着，「既然說圖書儀器不足，校舍不夠分配，轉學生借讀生都不要，為什麼那邊又寫着招收新生三百名？」「當[illegible]「[illegible]提教育家的行徑。」這是教育閥！他們不喜歡我們這些異校分子，

他們只要造成一派的學生！」

「也許還有別的緣故吧，」另一個說，「我有一個同學在這裏，我去看看他，問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自告奮勇想進去探詢，可是別人一把拉住他：

「等等再說，你不看有些學生兇兇地守在門旁麼？怕還會生出什麼事情來。」

正在這時候，忽然遠遠有一個人叫着：

「金，金，你什麼時候來的？」

一個人跑過來拉着他的手，他高興得跳起來：

「我正要去找你，鄧，我們都坐火車到這裏，你看，我們一共是十九個，從××步行來的。本來還要轉學校借讀，或是轉學的，想不到——」

「走吧，我們回頭再談，我先給你們找一個地方住，」

他向着他們招呼一下，就領在前邊，并不是走到校裏，却領他們到另外的地方去，穿過兩條街，把他們領進了一個中心小學裏。

「這是縣教育局設的收容學生的地方，登記一下就可以住，每天還有粥吃，我看你們先在這裏住下再說。」

「將來我們入學的事，你能給我們想想辦法麼？」

被請來的人堅決地搖着頭，接着他就說：

「不要說入學沒有辦法，連借住都不成！——」他頓了頓，又接着說下去：「前天就有一件事，還是職員呢，收留一位從前方撤下來××大學的職員，半夜被學生知道了，拖出去一頓打，我真不知道這些人受了大學教育會做什麼事！我也氣急了，要不是因為錢和家的關係，我也要離開這種學校了。」

「怎麼校長也不干涉？」

「我們的校長根本不在學校，不瞞你們說，我讀了一年書，也不知道校長是什麼樣子；學校的事全由一個祕書負責，他有權支配一切——」

「那麼這些野蠻行爲他也該干涉。」

「他不但不干涉，還鼓勵學生這樣做，他說這是學生的愛校精神。這還有什麼話說呢！所以我把諸位帶到這裏來。小學生們早已都疏散了，你們可以安心住幾天，休息一下，有路還是向前走吧。」

聽着的人都沉默下去了，他們像被浸在冷水裏，連一句話也噤得說不出了。

「我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誰低低地喃喃着，可是另外一個人忍不住了。

「我們可以去控告，到部裏去控告！」

「控告？他們的理由也許比你的還充足些，昨天聽說有一位督學經過這

裏，聽見這件事，連學校的大門也沒有敢進來，悄悄地走了，你看，你看，我們這是一個甚麼學校？」

「輿論也可以裁制。」

「輿論只裁制和那些記者先生們有關係的事，這些事對他們不痛不癢，他們纔不管呢！」

「那怎麼辦呢？難道就讓他們這樣下去？」

「哼，將來也還是他們的世界呢！」

晚間，他們躺在用四張小書桌拚起來的床上，蚊子嗡嗡地列着陣。那十四個人顯得格外沮喪，圍在一起不知低聲說些甚麼，他們五個計劃前進的行程，劉忽然向他們說：

「我在發冷！」

就着燈光看到他那轉成灰白的臉，和鐵青的嘴唇，還有那不斷抖着的身軀。他們幾個慌起來，因為他們沒有一張棉被，幸好由從他們十四個人中間借到一張給他蓋在身上，可是他的身軀還在抖着，牙齒不斷地上下擊打着，他只覺得通身是浸在冰雪的中間，連血管都凍硬了，血也凍凝了；又像是這寒冷是從他的心中，他的骨髓中發出來的，使他的體溫全部失去了。

他們幾個驚恐地守着他，申拉着他的手，張不斷地用手掌摸着他的前額；漸漸地他安靜下去了，他的身軀不再抖了，臉色也轉過來，慢慢兩頰又紅起來，過一下臉也全紅了，通體全是熱的，張就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他在發瘧疾，明天想法子找點金雞納霜吃就好了。」

可是病着的人忍耐不住了，他不斷地呻吟着，他的手和腳在動着，扯去身上的棉被，拉開自己的襯衣，他的眼瞪着，眼球上滿着紅絲，呼出來的氣息也是燙人的，有時他的眼閉起來了，可是高熱[illegible]他[illegible]着囈語，他的臉痛苦

地扭着，幾次不是呻吟，是大聲喊叫起來了。他不斷地想着他的母親，想着他的妹妹，好像那掃射的飛機一直在他的頭上飛着，子彈打在他的身上，也打在他母親和妹妹的身上，他又大聲叫起來了，那已經是深夜朦朧中他看見申在爲他打着蚊子，張也在一傍守護着他。

「我渴，我渴……我的心好像燒起來了，……」

申趕緊爲他倒來開水，他貪婪地喝下去，嘴還不肯放下杯子，又爲他倒了一杯，他又喝盡了，纔無力地又閉上眼睛，張低低地和申說：

「不要緊，喝了水就可以出汗，出汗之後熱就可以退了。」

「那麼你去睡吧，我一個人守着他好了，——」

「他要是出了汗，你也不必守了；若是還不出汗，你到兩點鐘的時候把我喊起來。」

張走開去了，躺到自己的床上。可是他的臉還是紅的，沒有一顆汗珠，也

他的每根神經都好像被人抓起，騰空懸着，使他的全身得不着一點寧靜，他有時走在險峻的山邊，迎面來了一隻虎；有時又像坐在行經險灘的船上，那船[illegible]，他只緊夾着一刻安寧，他幾乎想哭了，可是沒有一滴眼淚，也沒有一滴汗。

[illegible]那樣守着他，他並沒有把張叫起來，一直到天亮的時候，他還是睜大眼守在那裏。

「怎麼你還在看着他，」

張醒了，一骨碌爬下來，就趕過來問着，把手放在他的額間，就自己回答着自己。

「他的熱沒有退，這是惡性瘧疾。他的嘴唇都燒焦了，照這樣下去不可以的。」

[illegible]也偷偷跑到近前低低地問着他：

「這病危險不危險？」

「倒沒有甚麼危險，不過發高燒有時會把神經燒壞了，我們又連一個試溫計都沒有，這可怎麼辦？」

他焦急地想着，忽然記起來還沒有睡的申，就向他說：

「申，你去睡，今天的事不用你，把你再熬病了更不是事。李你代替申守着他，我到外面去問一下，看有甚麼病院可以收留，我想一個縣城裏，總該有一個病院的。」

張說完的的地跑出去了，大約過了半小時的樣子，連他平日極鎮靜的人，也忍不住氣了：

「我，找到一個縣立醫院了，設備也還好，我去見了院長，把病情說過，他也說要住院調養，否則怕轉成別的病症，可是我一問到住院手續，他就說要先繳二百元，我把我們的情形告訴他，可是他甚麼都不聽，他只說這是

他們的院規，不能通融，還說在這個時候，醫院已經是平慈善性質。他不准我再多說話，簡直是把我攆出來了。你們看，這種東西，我們怎麽辦？」

「這樣真豈有此理，縣立的當然不能只牟利，我們不管，大家一齊去，連病人也搭去，管他三七二十一，送到病院裏再說，看他有甚麽本事再把我們都攆出來。」

他們還沒有說完，申早一翻身跳起來跑到山脚去砍竹子做担架去了。他們是十九個，張走在前面，一抬担架的是申和李，別人都走在前後，走在街上的時候，耀目的陽光把他照醒了，他模糊的說着：

「我這是在甚麽地方！」

在四天之後，他總算好了，實在再忍受不了院長的催迫，他只得拖着虛弱的脚步，走出醫院的門。他的眼前一片黑，幾乎倒下去，恰好這時他們四

個來看到，給扶持住他那軟下去的身軀。

「你爲甚麼走出來了？」

「還是回去吧，那個鬼院長一天不知道說多少話，他說我好了，不該再佔住一個床位。使別的病人不能醫治，我忍不住了，心裏想着就是死了也不再住下去了。」

「好是好了，不過總應該要你好好養兩天。」

「不，不，我還是和你們在一起快活些，我不願意看那張冰冷的臉。」

他們還在說着的時節，申早又把上次抬來的担架横出來了，就和他說：

「還是我們把你抬回去吧。」

「不，不，我不忍心你們抬着我。」

「理論上固然如此，可是事實上非常需要。」

還是王的話，李笑了笑，和他說：「……。」

「真想不到你也丟開理論顧到事實了。」

王毅沒有說什麼，他搶着和張抬起担架來，躺在担架上的人，用手帕掩着

臉，忍不住哭了。

他回到住處的時候就驚訝地說：

「怎麼，他們十幾個人哪裏去了？」

「他們走了，已經走了兩天！」

張淡淡地說，顯然覺得很不安地說了兩天。

「那我真對不起你們，把你們累住了，——」

「不，我們和他們不同路，他們又來了又回到××去了。」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準備去做順民麼？」

「我想我也不會，」他們說回去打游擊的話我也不相信，他們所以回

頭去的原因，雖是爲了這一路的艱辛，還有這種種不如意的打擊，所以他們就

回去了。」

「這點苦受不了，還打什麼游擊？」

「是呀，我也這麼說，他們說的都是空話，回去還不是坐在家裏當順民？」

「這就減少我們一分抗戰的力量！」

「這就是意志不堅定，是一些動搖分子。」

「也許他們會當漢奸吧？」

「那我倒相信不會，漢奸都是那些變來變去的痞子，他們不會的，不過是受了一點挫折就回頭，這種傾向也不好。」

「我們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

「你們走吧，我累了你們這許多日子，你們丟下我先走吧，等我好了的時候，一個人再上路。」

「不，我們一定等你，等你將息好了一同走，這一次我們帶着担架，誰要是不能走就抬起走，一天走二三十里路也好，早晚也要走到東港。」

「好，我們就這樣約定，我們五個人該是一條心，誰也不拋棄誰，好不好？」

「好，好，好，」大家一齊應着。

他們就熱烈地把手緊緊握在一起，那個躺着的劉，只覺得眼眶有些脹，臉頰覺得癢癢的，他想把他那被握的手抽出來擦一下都不可能，因爲那十隻手，只是相互鋼鐵一般地緊緊扭結着。

四二年八月四日

渝版文季叢書之十

衆神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渝一版

著作者 靳以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重慶 成都 貴陽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國幣貳圓伍角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圖字第○七一九號





